

柳邊紀略
四卷
外

序

成都費

山陰楊賓耕夫別六年遇於皖口涕泣下拜言先人
 歿矣敢請一傳費密曰誌傳諸公有作為君序出塞
 之書塞者遼以東也至開元插柳為界故曰柳邊也
 出塞者省觀也耕夫父母出塞時年十三弟實楚洋
 五歲矣父某字安城諸生也好節重義以友事累而
 徙於遼之寧古塔耕夫既壯家已覆毀走京師謀所
 以救父母者百方不就先遺弟出塞楚洋在襁褓中



此序...
 楊賓...
 耕夫...
 別六年...
 遇於皖口...
 涕泣下拜...
 言先人歿矣...
 敢請一傳...
 費密曰...
 誌傳諸公...
 有作為君...
 序出塞之...
 書塞者遼...
 以東也...
 至開元插...
 柳為界故...
 曰柳邊也...
 出塞者省...
 觀也耕夫...
 父母出塞...
 時年十三...
 弟實楚洋...
 五歲矣父...
 某字安城...
 諸生也好...
 節重義以...
 友事累而...
 徙於遼之...
 寧古塔耕...
 夫既壯家...
 已覆毀走...
 京師謀所...
 以救父母...
 者百方不...
 就先遺弟...
 出塞楚洋...
 在襁褓中...

離親側二十年。顏面皆不得知。既至，跪父母前，自道其乳時小名曰兒某也。伏地不能起。母驚而下土炕，執其手，上下其面目，曰：汝卽某兒，乃今成人耶？於是母子抱持，絕復甦，自起作炊，以刀割肉，淚下鬻截。徐問浙中消息，內外親屬歡極而痛，痛極而歡。語中夜不止，骨肉之情，蓋若真若夢者。累日，楚萍踰年入關，耕夫謀終不得，亦出省覲。自京師至山海七百里，山海至奉天八百里，又二百四十里，至開元，所謂尚陽

堡也。堡內尚有禾黍，阡畛瓦屋門巷，頗類北方小村落。離堡而東，皆次蓬舍，鉅樹高嶺，荒草寒雲，與開元大異矣。開元至烏喇八站，約千餘里，混同江當烏喇前。怒濤洶奔，見者驚畏。耕夫哭曰：吾父母何不幸而遂至此極也。渡混同七站，至寧古塔，亦約千里。安城在外久，將軍延教其子，將軍之子拜牀下，諸少年無不拜者。安城自作屋，几案書籍，彷彿越中。尚十有二三，耕夫侍父母暇，卽訪問金元遺迹，與明初設立奴

兒干都司領轄部落種族諸事風俗物產語言嗜好靡所不記耕夫歸數歲安城卒於戍所耕夫在都旦日向諸從事家叩頭請歸骨之例無能知者久始獲一卷案經營二載乃移柩入葬中土母氏七十之齒重歡于姓則耕夫此書讀者見序錄詳博備考邊塞而未知其飲泣年深亦不過發摠其沈痛無能如何之志而已

序

松陵潘 耒

次耕

白山黑水之間。在古爲荒服。不隸版圖。自遼金迭興。本朝復肇基其地。疆理規畫之制。寔詳。然紀載疎畧。志乘缺如。邇來流人遷客。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川風俗。然未有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朴。文獻無徵。故也。楊子可師才高識遠。留心經世大畧。往年以省親出塞。所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校退卒。詢訪墜聞逸事。歸而考諸圖籍。參之見聞。

爲柳邊紀畧五卷。凡山川形勢、障塞規模、驛站道里、三百八十衛、二十四所、三十六部落，莫不詳稽而備載。物產地宜、民情土俗，瞭如指掌，可以考典制，可以攬形勝，可以采風謠。楊子經濟之畧，著述之才，概見於茲矣。夫盧龍古塞，管幼安之所潛蹤；田子春之所樹績，而冰天雪窖之間，又洪忠宣、朱少章諸君子所効忠而竭節者。至若南關北關、松山杏山，諸用武地，殊有關於疆場安危，國家成敗，是書之作，豈徒然哉。

豈徒然哉。

序

侯官林 侗

福唐郭海岳盧龍塞畧之作。蓋嘉靖年間。從戚少保
繼光帷幄參謀。爲遼薊全盛金湯無缺之時也。吳門
楊可師柳邊紀畧之作。則康熙三十年間。省親荒徼。
感慨淒涼。爲

本朝混一區宇萬方臣妾之時也。上距嘉靖兩朝百
八十餘年來。城郭非是何況。人民溯遼自箕子朝周。
其後公孫慕容之世。與中國乍離乍合。至明太祖遣

大將軍出塞經畧鎮戍烽燧措置周詳迨成祖御極
都燕寧藩內徙復棄三衛而屏翰單弱天子自爲守
蓋以一時之盛強而忘未雨綢繆之至計嗚呼有郭
海岳不可無楊可師有盧龍塞畧不可無柳邊紀畧
中外臣防俯仰古今其尤足慨也夫丁亥夏五月五
日荔水莊主人記

序

黃中堅 震孫

嘗讀史至晉宋六朝見南北僑立諸州郡紛紜雜糅
名實眩亂然其地在中華其疆界猶可意想而知若
夫北方邊塞之地如柳城昌黎朝鮮之屬遷移建置
或至四五而後之記載者不能詳辨舛謬相仍遂使
幅幘之廣狹國勢之強弱皆不可考嗚呼其在禹貢
九州之內猶若此又況荒徼絕域人迹之所罕至者
而望其能記載詳備乎若楊君大瓢之柳邊紀畧其

僅見者已。柳邊者插柳爲邊。今寧古塔之界。所謂荒
徼絕域。人迹罕到者也。方大瓢舞勺時。尊人安城先
生。以結客得禍。謫寧古塔。大瓢上奉王母。下攜弱弟。
流離播遷。備嘗艱苦。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省親也。
迨王母既歿。遂奮身出塞。出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
親於萬里外。而其書於是乎作焉。其詳見於自序。不
復贅。夫記載之事。蓋難言之矣。微特地在荒遠。學士
大夫不樂親歷其境。卽間有之。而學不博。則無以考

証沿革而不能作。識不遠則無以審量形勢而不能
作。心不精則無以訪求瑣逸而不能作。至於撰次之
經緯有章。使閱者曉然得其曲折。又其餘事也。故曰
難。嗚呼。不有大瓢。其何以使絕域之山川風土。皆宛
若在目前乎。大瓢負至性。俠烈多奇。韜鈴經濟。靡不
諳練。其學務爲有用。不屑爲呶呶家言。非區區欲以
著述見者也。使大瓢得志於時。而爲所欲爲。其所成
就亦何可量。然而身處貧賤。蘊其所有。鬱鬱無所施。

而乃於跋履險阻呻吟憔悴之餘出其餘力作爲此書豈天特不忍絕域之山川風土湮沒而不彰而故使之一洩所未洩耶抑古者英傑之士於所過城邑山川必登臨眺望以寄其無窮之思而大輒亦藉是以抒其感忿無聊不平之意耶吾以是而悲大輒之志也要其足以訂史書之謬而補版圖之缺使有心稽古者於邊塞之郡縣屯衛驛站既有以悉其遷移建置而絕域之山川風土亦得有考焉則其有裨於

世不淺然則大輒之志固可悲而其學識心思亦於此可見一斑矣夫安得使之居著作之任而盡舉九邱之書一爲訂正之

序

山陰楊耕夫省親寧古塔歸著柳邊紀畧使余序時
余初交楊子知其尚志不事舉業識高行謹可倚任
嗟夫楊子尊人安城先生以友義赴難罹奇禍不悔
卽耕夫可知獨是耕夫年十三父母遠徙幕北二十
餘年始得出塞一省莽莽驚沙慘雪恍惚如夢寐形
容莫辨身世之痛患難仳離生死之故摧裂肝脾旣
復歡然聚首窮荒絕域無異家鄉相慰也乃又不能

九
久留辭去嗚呼天下之爲父子者至此蓋亦難矣吾
觀揚子所紀道里山川風土上自遼金遺蹟下迄當
代職官城堡軍糧之制物產之殊莫不畢載夫古人
著書必有其意如謂瀋陽爲京柳邊亦畿輔地不可
以無書則非耕夫分所應爲如欲天下傳爲博雅之
書或正史氏之誣若混同江上流策馬徑渡之類耕
夫應又無暇及然則耕夫之意將安在乎噫數十年
士庶徙茲土者殆不可以數計生雜牛馬爲奴死與

山魃野鬼同其漸滅人與地兩不相傳如徽欽所徙
五國城究不知何處況其他乎安城先生爲守將所
尊禮其鄉化之如管幼安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
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然則欲其地之
因吾親以爲重而非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爲名者耕
夫意也不然其意將安屬也北平同學弟王源

序

柳邊紀略者耕夫先生省親絕塞之所作也先生痛其尊先公為朋友遣戍積二十七年年已四十始得一省兩親于塞外復不得久淹數月輒返先生之心亦云苦矣于是自出關以達戍所凡道里城郭屯堡民情土俗方言河山之險巖阨塞悉記之歸而謀所以拔其親於難者萬方不可得爰攷古證今筆之於書授子弟為復省謀隱憂飲泣仁人孝子竭其孺慕

之誠豈得已哉人曰此志士之為也當與西域志並
垂不朽嗚呼非矣夫忠臣義士孝子烈婦無非至誠
感憤之所迸出一往而不顧成不成一委之於天其
傳於天下後世者豈其人之幸哉其心苦矣亦無可
奈何之極至不得已而出於此也今兩親身居塞外
而先生苦心勞形乃欲以紀載名乎是豈先生之志
哉迨先公既沒先生偕弟楚萍百計營謀得援例歸
葬而是編遂存笥中矣予逐逐南北四十年無榮名

之念以山水朋友為性命然而荆襄三秦秦華皆足
跡所未及邇年妄擬為萬里之游欲自秦楚九邊以
達遼海而不限以歲月遠近興盡輒返乃復迫于事
牽行年六十恐將不勝馳驅風霜之苦深幸先生之
有是編得與方輿紀要西陲今略共讀以資卧游其
亦可矣雖然周之淮徐漢之南越交趾象郡皆視為
邊徼異域而朝鮮孤竹尚非要荒今江左兩浙乃天
下財賦人文之藪而嶺南閩海又僨貝出產之區君

人者幅幘日遠聲教所敷。卷八版圖尊先公在外數
 十年教之樹藝詩書禮法而俗化風移有志經理天
 下得君以行其道者又何不可使之盡為樂土也哉
 則先生是編雖出孺慕之苦心他日人文財賦得與
 江浙闈學相上下使是書與西域志共傳亦仁人孝
 子顯親之心乎寧都易堂同學弟魏世倣拜撰

自序 中原土地之入郡縣者其山川方域建置物產風俗
 災祥之類皆有文以書之書而不能盡與所不及書
 者則徵之逸民遺老所謂獻者是也文獻備而郡縣
 之志成若乃不入郡縣之地雖聲教已通而地主不
 毛人民稀少中原之人偶一至焉皆出九死一生呻
 吟愁若之餘誰復留一字以傳若冷山之松漠紀聞
 五國城之南燼紀聞英宗北狩之華書亦絕無而僅

此書所載各名
 今各處皆有
 四種傳本
 名聲素著
 此書所載各名
 今各處皆有
 四種傳本
 名聲素著
 此書所載各名
 今各處皆有
 四種傳本
 名聲素著

有之作耳。然南爐所載道里方域與金史不同。又極詆朱后。前輩多言其僞。而松漠華書之所記亦甚寥寥。不足比於郡縣之志者。何也。無文獻以助之也。寧古塔在五國城冷山之間。明時隸奴兒干都司。所謂不入郡縣之地也。今雖與

盛京唇齒。如豐沛之於竹芒。然耕者絕少。彌望無廬舍。常行數日不見一人。與前代等。康熙初先子坐張魏之獄。徙於此。倡滿漢人耕與賈。而教之以禮義。若

無所苦者。然九死餘生。加以國破家亡之感。憤懣抑鬱。發為詩歌。往往驚其座人。不以為怪。則以為不祥。於是投筆焚硯。不復有所書。余年十三。離先子奉先王母於江浙間。喪葬訖。年已四十矣。然後出塞。居未數月。又以事遣歸。當其出塞也。日有白雲。觀舍之思。而又陰風朔霰。戰瘁其肌膚。耳鼻手插。一觸輒墮。地入阿稽。則萬木蔽天。山魃怪鳥。叫嘯應答。畏人膽斷。冰古雪膠。樹石不受馬蹄。馬蹶而仆者。再觸石破。顛

血流數升而死。死半日乃復甦。甦久之猶不知在人世間。方是時。遼陽松杏大小凌河諸戰場。南北關木葉老邊混同呼里改諸阨塞。皆跋涉於呻吟愁苦之中。及其至也。喜極而悲。日侍兩親。供三十年子職於數月之間。尚尙心求寧古塔之文獻而書之哉。迨後先子卽世。歸葬於中原。回念耳目之所聞見。有宜書者。衛所之設。雖自成宣英三朝。然中原無往者。傳聞多不詳。如長白山在寧古塔南。舊圖皆畫於其北。山

半一潭。周三十里。弱而大明一統志則云八十里。如此舛謬者甚多。更有求其舛謬而不可得者。一宜書先子謫居久。變其國俗。不異於管寧王烈之居東寧古塔。至今悲思之。二宜書邊內郡縣既有志矣。邊以外不設郡縣。無志。又無他所記載。如松漠紀聞者。而余適過之。三宜書文字雖無。而余所遇老兵宿將。其言有可采者。又先子至其地。在三十年前所見三十年前之老兵宿將。是卽其地之獻也。而余亦得聞其

言於先子。四宜書。泉甘土肥。物產如參。貂非中國。有
楛矢。自孔子後。誰復能辨之地。又在遼東三衛外。可
城郭。非他羈縻者比。五宜書。夫地在異國。雖不宜書。
好事者。猶將書之。況有此五宜書。余又安敢不書。此
柳邊紀畧之所以作也。柳邊者。插柳條爲邊。猶古之
種榆爲塞。而以之名其書者。以柳邊爲寧古塔境也。
若黑龍江。則附寧古塔者也。亦得書。奉天則補其志
之缺者也。亦牽連書之。而省覲之詩。附焉。雖其山川
建置風俗。災祥率多未備。不敢比於中原郡縣之志。
或以其出於呻吟愁苦之餘。而附於洪忠宣松漠紀
聞之後。斯幸矣。

關之武庫幸矣

為以其出於中今茲善之翰亦備於無患堂詩集詩
聖置風仙矣祥年之木醜不難於於中感佩極之士

柳邊紀畧卷一



山陰楊賓耕夫著 白尚鐵嶺楊霽慰農編

門曰龍門曰武津臺門曰長洲吳保徵校刊

門曰廣壘門曰發輦門津門史樂善參校

自古邊塞種榆故曰榆塞今遼東皆插柳條為邊高
者三四尺低者一二尺若中土之竹籬而掘壕於其
外人呼為柳條邊又曰條子邊

條子邊西自長城起東至船廠止北自威遠堡門起

其河東... 柳邊紀畧... 耕夫著... 楊賓... 耕夫... 著... 山陰... 楊賓... 耕夫... 著... 白尚... 鐵嶺... 楊霽... 慰農... 編... 門曰... 龍門... 曰武... 津臺... 門曰... 長洲... 吳保... 徵校... 刊... 門曰... 廣壘... 門曰... 發輦... 門津... 門史... 樂善... 參校... 自古... 邊塞... 種榆... 故曰... 榆塞... 今遼... 東皆... 插柳... 條為... 邊高... 者三... 四尺... 低者... 一二... 尺若... 中土... 之竹... 籬而... 掘壕... 於其... 外人... 呼為... 柳條... 邊又... 曰條... 子邊... 條子... 邊西... 自長... 城起... 東至... 船廠... 止北... 自威... 遠堡... 門起

其河東... 柳邊紀畧... 耕夫著... 楊賓... 耕夫... 著... 山陰... 楊賓... 耕夫... 著... 白尚... 鐵嶺... 楊霽... 慰農... 編... 門曰... 龍門... 曰武... 津臺... 門曰... 長洲... 吳保... 徵校... 刊... 門曰... 廣壘... 門曰... 發輦... 門津... 門史... 樂善... 參校... 自古... 邊塞... 種榆... 故曰... 榆塞... 今遼... 東皆... 插柳... 條為... 邊高... 者三... 四尺... 低者... 一二... 尺若... 中土... 之竹... 籬而... 掘壕... 於其... 外人... 呼為... 柳條... 邊又... 曰條... 子邊... 條子... 邊西... 自長... 城起... 東至... 船廠... 止北... 自威... 遠堡... 門起

南至鳳凰山止。按明時邊鎮邊牆西北自長城鎮
止共六十八堡。界戴場堡起至東北間原之水堡堡
原之鎮北堡起至東北鳳凰城堡止共二十六堡。邊
長五百二十里而合之。興京船廠則皆明時邊外地也。設邊門二十一座曰

鳳凰城門曰愛哈門曰興京邊門曰加木禪門曰英

額門曰威遠堡門曰發庫門曰彰武臺門曰白土廠

門曰清河門曰九官臺門曰松嶺子門曰長嶺山門

曰新臺門曰黑山口門曰高臺堡門曰平川營門曰

布兒德庫蘇把兒漢門曰黑兒蘇門曰易屯門曰發

武哈門。此

盛京志所載者也而會典則又稱西自長城起東至

喇林山止設邊門十四座曰名水臺門曰寬邦門曰

碾盤溝門曰新臺門曰松嶺門曰九官臺門曰清河

門曰白土廠門曰章古臺門曰法庫門曰布爾都庫

蘇巴爾漢門曰黑爾蘇門曰衣屯門曰法忒漢門北

自威遠門堡起曰威遠門曰英額口門曰因登門曰

鹹廠門曰雙陽門曰鳳凰城門凡六門共二十門較

之京志則少門一而不同者九蓋志纂於康熙初而

會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是會典在後矣當以會典

為正按明時遼鎮設關十遼陽城東南百八十里通

鮮者曰連山關設陽城北三里曰鎮朔關潘陽

城東北撫順城東二十里建州互市者曰撫順關開

原城東六十里靖安堡地方曰廣順關開原城東七

十里義人互市者曰鎮北關開原城西六十里慶雲

堡地方曰柳安關廣寧城北關開原城西北七十

里海運船由此入遼河者曰梁房口關設沿邊衝要

平川營曰瑞昌曰高臺曰三道溝曰新興營曰錦川

營曰黑莊窠曰仙靈寺曰小團山曰興水縣曰白塔

峪曰寨兒山曰灰山曰松山寺曰沙河兒曰長嶺曰

椴木衝曰大興曰大福曰大鎮曰大勝曰大茂曰大

定曰大安曰大康曰大平曰大盛曰大靜曰大清曰

鎮夷曰鎮邊曰鎮靜曰鎮安曰鎮遠曰鎮寧曰鎮武

曰西興曰西寧曰平口橋曰東昌曰東勝曰長靜曰

長寧曰長定曰長安曰長勝曰長勇曰長營曰靜遠

曰平虜營曰上榆林曰十方寺曰丁字泊曰宋家泊

曰會遲曰鎮西曰彭家灣曰平定曰定遠曰慶雲曰

古城曰鎮彝曰清陽曰永寧曰鎮北曰威遠曰靜安

曰松山曰柴河曰撫安曰白家衝曰三岔兒曰會安

曰東州曰散羊峪曰馬根單曰一堵牆曰清河曰鏢

場曰張其哈曰雙堆兒曰洒馬吉曰靉陽曰寬佃子

曰長嶺曰散等曰長佃子曰劉官寨曰湯站曰鳳凰

城曰青台峪曰鎮東曰鎮彝曰甜水站曰黃骨島曰

歸服堡曰紅嘴曰

望海窩曰鎮遠

每門設蘇喇章京一員筆帖式一

首口山亭

員披甲十名

盛京城週九里三百三十二步明洪武二十一年指揮閔忠因舊址築四門

大清天聰五年增高一丈拓大三百步週共十里二百七十二步康熙十九年築關牆週圍三十二里四十八步高七尺五寸門改為八東曰撫近小東曰內治大南曰德盛小南曰天祐大西曰懷遠小西曰外攘大北曰福勝小北曰地載外書滿文內書漢文不

似今之滿漢左右書也城中有鐘鼓二樓百貨集其下

皇城在南門內規模雖小金碧亦可觀中宮曰清寧宮東宮曰關雎宮西宮曰麟趾宮次東宮曰衍慶宮次西宮曰永福宮樓曰翔鳳閣曰飛龍閣正殿曰崇政殿大門曰大清門東曰東翊門西曰西翊門大殿曰篤恭殿東坊曰文德西坊曰武功

江南道士苗焦冥君稷守之時

年八十餘矣城左有圓殿一正中脊高二丈基高尺許大

如高之半左右小圓殿各五基與地等眷高丈許大

亦半之

太祖李諾貝勒受朝賀處也

盛京西六十里有土牆基號曰老邊疑即明朝失遼

陽後邊牆

東北柳條邊內外設將軍三日

盛京將軍曰寧古塔將軍曰愛渾將軍即黑龍江將軍府尹

一日奉天府尹

盛京將軍奉天府尹所屬東至

興京西至山海關永平府界南至海北至發忒哈門

柳條邊東北至威遠堡門設京二日

興京周秦屬肅慎氏漢晉屬挹婁隋屬高麗唐初置

屬瀋州後為渤海大奚震所據改屬定襄府遼金

大清發祥地天聰八年改為天眷興京曰

盛京高句麗屬青州康營州地尚屬肅慎氏周屬朝鮮

烏桓鮮卑所據穀帝初平三年屬公孫度遼東郡地

初平末屬曹魏晉改遼東郡為國顯縣入後魏仍為

遼東郡隋改於高句麗唐高宗平高句麗置安東大

新護府元宗時屬渤海郡王大祚榮渤海郡地後十

高城將軍所屬奉天

興京

興京

二世孫奕棠借號建定藩二州屬定理府遼屬東京
昭德軍全屬東京顯德軍元初為瀋州後改瀋陽路
屬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街

大清天聰八年改為天眷
威京順治元年裁府二曰奉天府即
衛所設駐防官兵

曰錦州府周屬燕秦遼西地漢無慮望平縣地屬
遼東郡幽州刺史領之晉慕容廆西樂郡唐柳城縣

屬營州遼全錦州臨濬軍隸中京大定府元省軍縣
各止稱錦州隸大寧路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廣益中

左屯衛
大清康熙三年改錦州為錦州三曰遼陽州周朝鮮
郡遼熙四年乃置錦州府

遼東郡晉屬襄平隋屬高句麗唐遼州屬安東大都
燕地秦漢屬遼東郡東漢改遼陽縣屬元范郡魏屬

遼東郡晉屬襄平隋屬高句麗唐遼州屬安東大都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獲渤海改屬東平郡遼初建東平郡號南京後改為
東京遼陽府金東京元遼陽行中書省明洪武四年

置定遼都衛遼東衛八年改定遼都衛為遼東都指
揮使司十年改遼東衛為定遼後衛歷前千戶所為

定遼前衛左千戶所為定遼左衛十七年建定遼中
衛十九年建東寧衛永樂七年建自在州

大清順治元年裁諸衛十年置遼陽府遼陽縣十
四年除遼陽府名康熙四年改縣為州屬奉天府曰

曰遼州商孤竹國地周屬燕秦屬遼西郡漢海陽縣
屬遼西郡晉慕容廆置集遼縣唐瑞州遼

屬瑞州元瑞州地屬大遼路明初本廣益衛地宣德
三年分置益遼衛

大清順治元年裁衛康熙三年置遼州屬錦州府
曰金州周秦朝鮮界本長韓地漢屬元范郡晉屬高

句麗唐初置金州統之後渤海屬彰德郡遼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州名
州屬
州城

十九座、鐵嶺等六城堡、三十五座、汎河等三城堡、一十六座、懿路三城堡、二十一座、瀋陽六城堡、三十九座、靜遠等五堡、六十一座、鎮武等五堡、五十九座、正安等八堡、七十九座、義州等十二城堡、一百二十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九十七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一百五十五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一百一十六座、廣寧右屯等四城堡、十一座、金州等二十五城堡、九十五座、復州等六城堡、二十九座、蓋州等二十七城堡、八座、海州等四座、**路臺二百二十八座**、遼陽等十二城堡、四十四座、開原等十一城堡、七座、中固等三城堡、四座、鐵嶺等六城堡、七座、汎河等三城堡、八座、懿路等三城堡、十座、瀋陽等六城堡、七座、靜遠等六城堡、五座、鎮武等五城堡、二十七座、義州等十二城堡、八座、錦州等十一城堡、一十七座、寧遠等二十一城堡、三十二座、前屯等二十九城堡、三十六座、右屯等四城堡、二十四座、

海州等四城堡一十二座

當初建時量地衝緩緩者五里一臺衝

者二、三里一臺、而所謂路臺者高三丈五尺、周圍四

十丈、體圓、以大磚為之、上置鋪樓、堞口、每臺設守軍

五名、專納行旅、居民之遇敵者也、今自山海關至寧

遠州、依然星羅碁布、完好若新、自寧遠州至奉天府、

或五里一臺、或十餘里一臺、

明啟禎朝為大清所毀

自奉天至

威遠堡、柳條邊、則數十里一臺、而又殘毀過半、土人

云、天聰間增城奉天、取材於此故也、

九
 石山亭
 山海關唐太宗時築城五所謂五花城是也元時為
 遷民鎮明洪武十四年大將軍徐公達建山海關城
 堡一座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又建山海衛領所八設
 指揮十三員千戶十九員百戶二十三員鎮撫二員
 經歷一員宣德九年置守關兵部分司設主事一員
 嘉靖四年設巡關御史一員隆慶二年裁革三年建
 山海關營屬薊鎮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
 五員額兵一千四百一名尖哨三十名夜不收三十

名額馬騾二百匹頭關外即屬遼鎮設二十五衛定
 遼中衛曰定遼左衛曰定遼前衛曰定遼後衛曰東
 遼衛曰定遼右衛曰海州衛曰蓋州衛曰復州衛曰
 金州衛曰廣寧衛曰廣寧左衛曰廣寧右衛曰廣寧
 中衛曰義州衛曰廣寧左七衛曰廣寧右七衛曰廣
 寧中屯衛曰廣寧前屯衛曰廣寧後屯衛曰廣寧
 衛曰遼陽中衛曰鐵嶺衛曰三萬衛曰建海衛分
 屯重兵明初設兵一十九萬二千餘名萬曆初存操
 兵八萬六千六百後東事興聚松杏間者遂
 至十三萬有奇遼陽大凌河失則此關固東北一咽
 喉也額曰天下第一關有自來矣今則設和敦大一
 員佐領八員驍騎八員兵三百六十四名移永平府

通判一員。譏過客搜參貂而已。

明制參貂材木魚
鮮之類皆有禁條

出關者。旗人須本旗固山額真送牌子至兵部起滿文票。漢人則呈請兵部或隨便印官衙門起漢文票。至關。旗人赴和敦大北衙記檔驗放。漢人赴通判南衙記檔驗放。或有漢人附滿洲起票者。冒苦獨力等輩至北衙亦放行矣。進關者。如出時記有檔案。搜檢參貂之後。查銷放進。否則漢人赴附關衙門起票。從南衙驗進。旗人赴北衙記檔。即進。蓋自外入關。旗人

便於他時銷檔而出。不必更起部票也。至於人參。惟朝廷及王公歲額得入。餘皆不得入。入者死。是以參賈不敢公行。向賂守者。或夜踰城入。或晝壓草車。糧車詐入。康熙己巳庚午間。

天子屢責守關吏。或死或徙。賂不行。乃從他口入。亦有泛海自天津登州來者矣。而關口之搜檢愈嚴。雖禪中不免。貂禁稍寬。然恐其攜一等貂來。

貢貂分三等

過

必查閱。少而醜則已。多且佳。必解部。拔一等者送內

務府餘則官賣價給主

長城東盡處曰大龍頭西盡處曰大龍尾皆有石碑刻大字嵌城上大龍頭土人呼為老龍頭上有望海樓或有游宴其中者樓前有石碑大書一勺之多四字。

山海關外三里曰悽惶嶺又曰歡喜嶺蓋東行者至此悽惶而西還者至此則歡喜也又五里曰毛家山南即望夫石貞女祠在其上余驟馬觀之像一婦木

龕中作淒惻狀乃所謂許氏孟姜者也。有聯云秦王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姜女未亡也。千秋片石銘貞。祠南里許為姜女墳。或曰墳在海中不可即。

松山杏山城皆

大清踏毀杏山城外有古壕三道。全行老滿洲曰。此我輩圍城時所掘也。按明崇禎十四年即崇禎六年錦州

松杏皆被掘壕圍困。

錦州困最久松山七月杏山兩月

今他處無跡

而杏山獨存何耶。

府南百餘里曰賓州。州近混同江。其說亦合。若開原則去混同江亦百餘里。金太祖安能一渡江即據有之耶。

也。合老城在驛路旁。新城亦可望見。俱無人跡。余同行鑲白旗擺牙喇常明。新城貝勒後也。謂余曰。我國因兄弟不睦。各據一城。自相殘殺。又政由婦女。以致滅亡。常明之父白二格年八十餘。少時為太宗臂鷹。今以罪流寧古塔。猶能言舊日事。惜老病

又不通漢語。不能詳問之也。或曰。前大學士明公。味老城貝勒後云。

船廠即小吳喇。南臨混同江。東西北三面舊有木城。北二百八十九步。東西各二百五十步。東西北各一門。城外鑿池。池外築土牆。週七里一百八十步。東西門各一。北門二。康熙十二年建造。今皆圮。惟東西北三木樓在耳。康熙十五年春。移寧古塔將軍鎮之中。土流人十餘家。西關百貨湊集。旗亭戲館。無一不有。亦邊外

此云船廠今在老龍山
說載能五年內所中
府稱林政稱林之

皇朝輿地考卷之三

馬
與
此
時
如
家
推
其
官
其
官
其
官
其
官

三

金石錄

尚日山房

一都會也

長白山
 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
 高三百餘里
 橫亘五百餘里
 山頂至潭二百五十丈
 康熙十六年
 丁巳盧古塔
 形如委髻
 盤繞餘峰
 頂至潭二百五十丈
 康熙十六年
 丁巳盧古塔

船廠設於順治十八年昂邦章京薩克吳代造船於

此所以征俄羅斯也而鄭縣萬李野以為即明永樂

間船廠永樂間廢置卒數千造船將以開邊未幾成

罷余初未以為然既而至宣古塔聞前省中陳敬尹

曰吾初至小吳喇尚無造船之命而穿井輒得敗船

板及銹鐵釘又井水或鐵臭李野之言乃信

吳喇國舊城入號大吳喇以今之船廠亦名吳喇故也週十五里四門內

有小城週二里東西各一門中有土臺城臨江江邊

有巷曰保盧

長白山土春歌爾辰崗堅阿隣山海經作不咸山魏書及北史皆曰徒大山唐書作太白山或又

在烏喇南千三百餘里高三百里橫亘五百之無

樹木惟生叢草草多白花山半有石臺可四望山巔

積雪皚皚五峰環峙南一峰稍下如門中有潭週二

十五里大明一統志云週八十里

形如委髻盤繞餘峰頂至潭二百五十丈康熙十六年丁巳盧古塔

副都統薩不蘇奉 潭水南流入海者三曰土門江曰
旨丈量得此數

鴨綠江曰佟家江北流者五曰賽因訥因河曰額黑

訥因河曰昂邦土拉庫河曰娘木娘庫河曰阿眷革

土拉庫河而總匯於混同江康熙三十年辛未刑部
尚書圖納奉

旨往繪 全圖 金大定十二年即山北建廟冊為興國靈應

王明昌四年冊為開天宏聖帝今康熙十六年遣官

確勘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為遵
旨看驗 長白山康熙十六年四月十五日內

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
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索奉

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
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

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
上諭於五月初五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

盛京十六日由
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

上諭于將軍等隨查兀喇盛古塔及兀喇獵戶所居
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曾遠望見惟

都統尼雅漢之宗族裁穆布魯原係採獵之人今已
老退間居稱我輩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不

曾躋長白山之巔曾聞我父云如往獵於長白山脚
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

長白山雜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
語因訪問雖不曾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

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額赫訥陰地方陸
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

管口山亭

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過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益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預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巴海云大船不能過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預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過水漲阻滯搭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赫訥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初爾薩河灣巴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添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

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赫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黑納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黑納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初十日已至因前至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開散章京客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顧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趨未有雨水之時急往

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大額黑督捕珠蚌於十三日
 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
 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
 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
 蹊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週圍林谷中
 央平地而圓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離佳扎處半
 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宛如栽植香木叢生黃
 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佳扎步出林外遠望雲霧
 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
 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
 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
 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澗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
 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五峯圍繞
 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無草
 木臣等所立山峰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週圍寬
 澗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熊口望之甚小其繞

池諸峰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峰較諸峰稍低
 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
 扣阿里兀喇河由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
 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
 岸頭有鹿一群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
 岸陸續滾到山下間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
 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
 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
 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二十三步回首瞻望
 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
 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朦朧遂
 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
 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
 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頌到
 勅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
 勅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疲

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
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
處薩克錫險處德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
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而渡者皆
仰賴

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
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編
看會寧府等處地方畢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
行八月二十

日抵京師十七年己未遣官致祭照明初封五嶽
例前代封嶽皆稱帝明太祖以己起自布
衣不敢妄加封號因改稱某山之神冊為長白

山之神初於寧古塔西南九里溫德恒山致祭今改
於船廠城外春秋仲月初旬寧古塔將軍主祭

盛京禮部遣官讀祝文贊禮

按會典陳設帛一柱香
一酒三爵牛一羊一豕

一登一籩豆各
十籩各二

冷山宋洪忠宣公皓所居也余於必兒漢必拉北望
相去約數十里見其積素凝寒高出眾山之上土人

呼為白山以其無冬夏皆雪也

宋史忠宣本傳冷山
地苦寒四月草生八

月已雪穴居百家
陳王悟室聚落也

松漠紀聞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

金所都二百餘里

本傳雲中至冷山行六十
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

去寧江

州百七十里扈從東巡日錄曷木迺邏

即俄莫賀
索落站東

北二百餘里為冷山。余雖未至其下。然以古今道里合之。其為冷山也無疑。

高陽堡在開原縣東四十里。安置罪人始於天聰七年八月。按實錄黑圖阿喇護明蓋後以為例自順治末改發寧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訖。即有仍照舊例發高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高陽堡為墟矣。

寧古塔周曰肅慎。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

寧古塔在開原縣東四十里。按實錄黑圖阿喇護明蓋後以為例自順治末改發寧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訖。即有仍照舊例發高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高陽堡為墟矣。

拂涅二部之間。按太平寰宇記及北史勿吉有二種。其一曰粟末。與高麗接。其二曰骨咄。部在粟末北。三曰安。骨咄部在骨咄東。四曰排涅。部在骨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排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骨咄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今以古今地勢考之。在白山排涅之間。唐初屬黑水。

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真。女真本朱里真之訛。後避契丹興宗。改為女真。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里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

達達路。按水達達所屬單氏萬戶府。五曰撈。撈曰呼里改路。撈曰斡。撈曰脫。撈曰察。撈曰告。撈曰江。撈曰頌。撈曰混。

北同江南明屬奴兒干都司。寧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寧古者。漢言六塔。春。漢言個。相傳有老者生六子。

寧古塔在開原縣東四十里。按實錄黑圖阿喇護明蓋後以為例自順治末改發寧古塔。康熙初又增船廠黑龍江席北白登訖。即有仍照舊例發高陽堡者亦止居於奉天府城而高陽堡為墟矣。

遂以之名其地有指為

六祖發祥之地者非按六祖長曰德世庫次曰劉闡次

曰索長阿次曰覺昌安即

景祖也次曰包朗阿次曰寶實德世庫居覺爾奈劉

闡居阿哈河洛索長阿居河洛噶善

景祖居祖居黑圖阿喇即今之

興京也包朗阿居尼麻喇寶實居章甲近者相距五

里遠者二十里因號其人曰蓋古塔貝勒與以之名

地者不同

混同江一名粟末江又名速末江又名宋瓦江又名

松花哩烏喇松花哩者漢言天烏喇者漢言河言其

大若天河也混同江之名改於遼聖宗四年其源發

於長白北流遶船廠城東南出邊受諾尼江東注北

受黑龍江南受烏蘇里江曲折流入大東海其在船

廠東南者濶三十丈魏書勿吉傳國有大水濶三里餘名速末水余去時

為已巳十月二十一日江已冰乘車過是日晴和冰

少融見土余疑為江底土人曰江深二丈餘冰上積

土土上復冰今所融者土上冰耳歸時為庚午二月

二十一日流漸蔽江鋒甚利舟不肯渡余策馬從亦

拉江徑涉亦拉者漢言三也蓋尼失哈站下流兩沙
 洲分江水為三故以此名水僅沒馬腹余所乘高麗
 馬則沒頸因念金太祖乘騎白馬徑涉水及馬腹平
 平耳何神異之有冬雪多則春夏融流水大否則小
 余適當已已冬無雪故可徑涉云

尼失哈站南山上有一潭產小魚魚皆逆鱗人不敢食
 尼失哈者漢言小魚蓋地以物名者也

遼河套在開原西北舊顯州城下水甘土厚平地不
 下萬頃明宣德以前皆屬邊內自畢恭立邊牆後遼

置境外嘉隆間漸為福餘衛頭目所據天命四年
 太祖既擒介賽一作貝勒喀爾喀即福餘衛
 卒於秦都督後棄都北
 徙此地遠成甌脫惜乎不置邊內以之屯種也
 遼東全州旋順口距山東登萊甚近順風揚帆一日
 夜可達明時運糧運貨往往由此若永樂宣德間海
 運則自旋順口徑達開原城西老米灣舊跡猶存可
 得而考也

古寧江州應在今厄黑木站扈從東巡日錄指為大

此處有古寧江州之遺蹟
 明史卷一百一十四有寧江州
 何字何字何字何字何字
 華制其制其制其制其制

解維一連文地理志益州名曰漢州

解維一連文地理志益州名曰漢州

吳喇者非是按松漠記聞來流河去混同江百十里而來流域即在寧江州西金太祖紀十月朔克寧江州城次來流域可證今去混同江東百十里者正厄黑木站第不知何水為來流河故跡若大吳喇則在混同江邊何百十里之相去耶

邊外多山戴沙土者曰嶺如歡喜嶺盤頭嶺之類戴石者曰拉亦作礫如拉伐必兒漢必拉之類平地有樹木者曰林如懸林王家林之類山間多樹木者曰

窩稽亦曰阿機威京志作窩集寶錄作兀集秋筮集作烏稽如那木高稽色出窩稽胡爾賀綽窩稽之類瀑布曰於庫平地曰甸子亦作佃子如寬佃子張其哈喇佃子之類坡陀曰阿懶山之銳者曰哈達平蒙如山陰哈達之類

席百一作西北又作席北在船廠邊外西南五百餘里土著自言與滿洲同祖而役屬於蒙古始於元唐

解維一連文地理志益州名曰漢州

若浮梁遂濟後朝貢為羈縻國康熙十三年始築城

取屯寨十一
二十二年設將軍一員梅勒章京三員滿洲一水手一索倫一

滿洲披甲千人索倫披甲千人所謂黑龍江新披甲

是也凡強盜竊盜免死者多給為奴大船四十花船七十槳船十七

而以船廠宜古塔流人為水手幫兒各八百二十四

人二十九年將軍統其半駐墨兒根以衛索倫索倫

者屬國也按實錄天聰八年五月黑龍江索倫頭目巴爾達齊來朝貢貂皮十月巴爾達齊又

率京古齊哈拜孔恰泰吳都漢內赫徹特白哈爾塔等朝貢其未附屯寨則於崇德四年十一月遣曹海

等六年七月遣席特庫等會蒙古教漢奈曼吳喇忒四子諸部兩度征之乃為屬國產美貂號

索倫皮與西北阿羅斯為隣阿羅斯一作俄洛斯即羅刺邊外呼為老鎗為

人深目碧瞳隆準黃虬髯長身多力而好睡睡輒不即覺長於步戰善鳥鎗不畏弓矢矢著身徐徐拔之

相視笑自言自開闢至今皇帝之丁卯共七千九百十有四年其族卑幼見

尊長去帽俯首先指左右肩次指左右膝或曰先指額次腹次右肩次左肩西洋所謂反十字也最奉佛

見必俯伏而哭或曰非佛也奉者天主俯伏而哭者天主教也其居室正方上下四旁皆板其器精巧類

西洋其帽青頂縫貂於內外綴珠寶珊瑚或用猩狸

鬚縫貂其服方領小袖袍長掛賤者著朵羅尼貴者

貂銀鼠雜錦蒙其表綴珠寶珊瑚金剛鑽於邊而絕少細綴其錢銀質無肉好大若瓜子率重一分陰作

交戰或人為形陽剛其圖書也若見經一殘必書數
 十字不可或曰文字用脫底語脫底者西洋
 語中之官話也其紙厚若山西毛頭大減十之三觀
 院中有暗花若戰之狀色白其莖若蒿莖而短
 葉若臺包之白舒者青魚腥臭食之味淡其所食多
 虛耗如全者西洋糕者而色純白軟潤經月不硬其
 月都相傳在正西之北高海中水陸曉夜行十三閱
 國乃猶克薩城而西陸今魯以為在金山西北七
 日出塞紀畧以為漢之堅昆唐之黠戛斯又曰約吐
 斯王秋潤玉堂嘉話則以為古烏孫即今幹涸線余
 以滿音叶之與音本在烏幹飛線之間而無適舍之
 字譯者不得已以已音之相近者當之中原譯者音
 隨地變以訛傳訛名稱遂異不知其國固二千年如
 一日也余向見秋語集作烏孫以為非後從塞外見
 其國人狀貌皆與類師古注烏孫者合國復疑之今
 得秋潤落怡恍然矣至於地之方位路之遠近余不

康熙四年乙巳阿羅斯率八十餘人入索倫部取
 貂皮而淫其婦女臥未覺寧古塔將軍巴海輕騎往
 襲之盡殲其軍脫者四人耳於是築城於雅克薩為
 邊患者二十餘年康熙二十八年己巳
 天子命舅舅公佟國綱內大臣索額圖往諭禍福乃
 毀雅克薩城退地五百里以尼不楮為界而索倫貂
 乃盡貢
 內府矣

康熙四年乙巳
 阿羅斯率八十餘人
 入索倫部取貂皮
 而淫其婦女
 臥未覺寧古塔
 將軍巴海輕騎
 往襲之盡殲其
 軍脫者四人耳
 於是築城於雅
 克薩為邊患者
 二十餘年
 康熙二十八年
 己巳天子命舅
 外公佟國綱內
 大臣索額圖往
 諭禍福乃毀雅
 克薩城退地五
 百里以尼不楮
 為界而索倫貂
 乃盡貢內府矣

既成之
以爲
其
也

廬古塔四面皆山。虎兒哈河統其前。木城週二里半。
 東西南各一門。外為土城。土城本週十里。四面有門。
 今皆圮。唯臨河西南面。辟立耳。公衙門及梅勒章京
 居在木城內。餘官兵及民皆散住東西南土城內。合
 計不過四三百家。屋皆東南向。立破木為牆。金志以木為牆。
 覆以莎草。厚二尺許。草根當簷際。若軒綯。大索牽
 其上。更壓以木。蔽風雨。出瓦上。開戶多東南。金志獨開東南。
 土炕高尺五寸。週南西北三面。墜其東。就南北炕

頭作灶。上下男女各據炕一面。金志穿土為床。經火其下而設。舍起居其
 上。夜卧南為尊。西次之。北為卑。曉起則壺被褥置一
 隅。覆以氈。或青布。客至共坐其中。不相避。西南窓皆
 如炕。大糊高麗紙。寒閉暑開。兩廂為碾房。為倉房。滿語
 曰哈為樓房。用時四面立木若城。障子而以柵為門。金志
 木為柵。或編樺枝。或以橫木。廬舍規模無貴賤。皆然。
 惟有力者大而整具。

自混同江至廬古塔。窩稽凡二日。那木窩稽。一作窩稽。木口

又作納木河機明初置納木河衛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

大清命額宜都取之曰色出窩稽一作色赤阿機那木窩

稽四十里色出窩稽六十里各有嶺界其中萬木叅

天排比聯絡間不容尺近有好事者伐山通道乃漏

天一綫而樹根盤錯亂石坑呀秋冬則冰雪凝結不

受馬蹄春夏高處泥淖數尺低處滙為波濤或數日

或數十日不得達蚊蝥白戟之類攢嚙人馬馬畏之

不前有死者乃焚青草聚煙以驅之夜據木石燎火

自衛山魑野鬼嘯呼墮人心膽餒則咽乾糧或射禽

獸燒而食之糧盡又無所得久之水不涸則死矣凡

入窩稽者必掛一物於樹言笑不敢苟若齋然否則

多蹭蹬或言山神為祟云扈從東巡日錄云烏稽中皆喬松及樺柞樹間有榆椴鱗

接虬蟠纓山帶澗蒙密紛糾白晝晦暝霜旦葉彫畧見曦月樹根亂石礫硤錯落疑無道路供奉得之傳

聞記載雖不甚詳然其大概亦畧可想見矣

自山海關至十三站連岡複嶺無徑寸之木自十三

站至奉天平壤為多自奉天至柳條邊山野相錯或

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輿
 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
 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益頭鋪
 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
 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廬鋪七十里至賓州按金
 州本渤海城在鴨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
 益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
 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

高稽嶺上土城址尚在令人指為金時關門者安知
 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
 之北京歟蓋之梁立創出五十金銀西關吉林才關
 威伊克阿林極東北大山也上無樹木惟生青苔厚
 帝三四及康熙庚午與阿羅斯國分界阿羅斯國
 阿羅斯國
 天子命鑲藍旗固山額真巴海等分三道往視一從
 亨烏喇入一從格林必拉入一從北海遠入所見皆
 同時方六月大遂立碑於山上碑刻滿洲阿羅斯喀
東海尚疎

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輿
 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
 千八百里又洪忠宣路程上京三十里至會益頭鋪
 四十五里至第二鋪三十五里至阿薩鋪四十里至
 來流河四十里至報打孛廬鋪七十里至賓州按金
 州本渤海城在鴨
 混同江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
 益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
 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

高稽嶺上土城址尚在令人指為金時關門者安知
 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
 之北京歟蓋之梁立創出五十金銀西關吉林才關

爾喀文

沙爾城內存石塔一石觀音一康熙初觀音首脫鼻
 端微損新鄉張司空坦公名譽琢而小之今高九尺
 而石座及五尺餘已巳六月蓋古塔藍旗固山大巴
 黑塔阿媽病且死夢石觀音至其家遺命長子吳達
 哈為屋以蓋之吳達哈出五十金屬西關吉林下觀
 音廟僧淨金董其事淨金又募得數十金冬十二月
 令高措伐木庚午二月初六日破土此余所目擊者

也又往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口命
 人往觀其人推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
 首行曰深梁次日曰聖次日曰儒生賦於東觀次日曰下瞰
 闕庭書額率更令蓋國學碑也又土人云城內雖無
 居人遠望之猶有王氣城北十餘里有兩石橋橋九
 洞今石雖圯柱尚在又將軍安珠喇使人浚井得殊
 漆井亭木方尺顏色甚鮮同白鐵聖古國印非漆是

五國城就敝敝之死斷之似一城而五國其名者考

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割阿里國曰盆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為在三鶻衛北二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一統志或以為在美突里噶尚漢槎曰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美突里噶尚或以為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即美突里噶尚或為在朝鮮北境處從東遼田錄朝鮮北境近寧古塔或以為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疆紀閩言二帝初遷安肅寧又遷雲州又遷西

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割阿里國曰盆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為在三鶻衛北二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一統志或以為在美突里噶尚漢槎曰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美突里噶尚或以為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即美突里噶尚或為在朝鮮北境處從東遼田錄朝鮮北境近寧古塔或以為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疆紀閩言二帝初遷安肅寧又遷雲州又遷西

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余按金史徽欽以金太宗天會六年七月乙巳赴上京十月徙韓州七年七月丁卯徙鶻里改路地名皆不相合此書之為無疑或以為寧古塔相近搶頭街有舊城址五疑即是其說紛紛不一而余以為徽欽自徙鶻里改路之後未開再徙則五國城自在鶻里改路境也鶻里改者即虎兒哈胡里改之變書也搶頭街之說虛幾近之皆不可信

黑龍江元史排合蘭河發源塞北南流而東混同江發源長白山北流而東雖入海處合而為一而其源則相去

遼史營衛志五國俱有國名曰割阿里國曰盆奴里國曰奧里米國曰越里篤國曰越里吉國則非聚居一城也明矣至其地或以為在三鶻衛北二千里自此而東分為五國一統志或以為在美突里噶尚漢槎曰自寧古塔東行六百里名美突里噶尚或以為松花黑龍二江於此合流有土城焉疑即美突里噶尚或為在朝鮮北境處從東遼田錄朝鮮北境近寧古塔或以為去燕京三千八百餘里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南疆紀閩言二帝初遷安肅寧又遷雲州又遷西

縣古無終國水中四十里至沙流河四十里至豐潤

縣二十里至板橋三十里至榛子鎮作榛子店三十

里至新店堡二十里至沙河二十里至野雞坨十五

里至安鄉城伯夷叔齊廟廟有清風樓土人呼為

洞二十五里至永平府古孤竹周秦漢為右北三十

五里松漢紀關至雙望二十里至蘆峰口十五里至

撫寧縣二十里至榆關或作榆關又曰歸渝以渝水

布七二十里至深河三十里至范家店三十里至山

海關三里至歡喜嶺五里至八里鋪明崇禎初經畧

里鋪以衛山海關設關五年又以十二里至老軍屯

三十里至高梁站十八里至前衛十五里至涼水河

十里至葉家坎三十里至中後斬明崇禎五年設

六百十八里至東光站十二里至望海店三十里至

七里坡十二里至曹莊十里至靈遠州明初置靈遠

指揮二十四員千戶二十五員百戶五十七員嘉靖

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把總九員主兵三千八百八

女... 百...

...

千三百六十八匹驛五十頭四十二車設前兵備
通一員令憲裁去雖設知州吏日學正訓導各一員

十八里至雙樹舖天聖二年五月攻盧遠不克回兵駐此十二里

至連山十八里至塔山明時皇達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十二里至高

橋十八里至杏山明末設遊擊一員總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松山

間初廣益中屯衛中左所千戶駐此崇禎間設遊擊一員總兵一千二百名十八里至

小凌河十里至雙陽店二十里至大凌河明初廣益左屯衛中

左所千戶駐此自遼陽失後遠為雲地總兵祖大奇等統重兵於此拒守三十里至十三

站即十三山胡峯臨瀋觀四十里至閩陽驛遼乾州廣德軍

奉陵縣金二十里至壯振堡十里至興隆店十五里

至二臺子十里至顧家子三十里至中安堡十八里

至羊腸河按三旗邊務總要羊腸河在鎮遠寺堡邊外縣界頗衛住牧之所今為內地十

五里至小黑山二十里至胡家窩三十里至二道井

二十里至一半拉門三十里至白旗堡康熙二十一年三月朔己

天子駐蹕於此鑿百井以拱行營三十里至劉河溝

十里至黃旗堡八里至小黃旗堡二十二里至巨流

河即遼河一名柵柳河又作句麗河源出巖壑北接

女武勝州時有塔子

女武勝州時有塔子

石名不詳
石名不詳
石名不詳

清初築小城於

河上名曰開城十五里至顧家子二十五里至老邊

三十里至大石橋一名永安橋三十里至奉天府一作三州

明洪武二十年建瀋陽中衛領所兵設指揮使三

十二員千戶二十一員百戶五十七員鎮撫經歷各

一員教諭親軍各一員嘉靖二十年設遊擊一員領

中軍一員千把總九員主兵七千九百八十七名卷

兵家丁四十八名獨輪戰車二百輛元式陣一輛鼓

車二輛馬五千三百八十八匹驢五十頭今改設

軍一員檢勅章京二員固山大八員噶喇章京八員

牛羊章京口員代子口口員羊結式口員披甲三十

名馬匹又設府尹一員值坐給中各一員經歷一員

教授訓導各一員戶禮兵刑工五侍郎各一員郎中

七員員外十五員主事六員知縣

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

二十里至大窪二

十里至蒲河明時設十里至汎溝舖二十里至懿路

站即金把果據明時設二十里至乾家屯十里至

新舖三十里至鐵嶺明初建鐵嶺鎮領所七設指

員鎮撫二員經歷二員千戶二十六員百戶六十四

員人役備禦一員領把總二員主兵二千三百八十

一匹五馬五百五十八匹獨輪戰車十百輛今改

為驍漢知縣典史各一員教諭訓導各一員

十里

至高麗站五里至平定堡五里至山頭舖四十里至

開原縣明初置遼津三萬二衛領所十七設指揮五

十一員千戶三十二員百戶九十三員鎮撫

六員經歷二員教授訓導各一員知州吏目各一員

又設參將一員領中軍一員千把總十四員主兵一

萬二千

萬五百二十名獨輪車二百輛元戎車一輛鼓車二輛馬二千八百二十五匹騾五十頭又設兵備道一員令政為縣設知縣典史各一員十五里至開原站

教諭訓導各一員披甲一千名

十五里至柳條邊威遠堡門四十里至棉花街五十里至也合站威遠志及太祖實錄皆作營站明時北關也五十

里至火燒嶺三十里至黑而蘇站三十里至小孤山

四十里至大孤山扈從東巡日錄載康熙二十二年天子去時踏報奉天此八十里

為嶺順舊屋為琉璃河為札札為嘉祥為會家寨為嶺達河為股家莊柳條邊為魏鷹塔為疾格為庫

曾為三九山為赤蘭山河為阿爾灘門阿爾灘合 嶺門赤蒙古高漢言大孤山也乃與驛路合

此處文字與前篇有連

此處文字與前篇有連

此處文字與前篇有連

五里至易屯河一作一統河又作赤屯河明正統間置衛二十五里至一

把旦二十五里至石頭河三十五里至雙陽河六十

里至衣兒門一作引門河明正統間置衛二十五里至沙莽一作蓋龍

河三十里至一拉溪二十里至披登一作披敦二十里至

水哈三里至小水哈五十里至船廠十里過混同江

至危失哈站三十里至交峯峰四十里至厄黑木站

十里至那木窩稽三十里至山神廟五十里至拉筏

站七十里至遷屯站一名詳那多紅那那有大紅女波也三里至色

出高稽六十里至朱倫多河五十里至俄莫賀奈落

站一百四十里至必兒漢必拉站四十里至德林二

十里至沙蘭站四十里至藍旗溝四十里至靈古塔

元史地理志朔里改距上鄴間平四千二百里丈鄰

三千八百里丈都者燕京也又明太祖實錄洪武十

五年二月改元麟海千戶建哥帖木兒木答哈千戶

充者帖木兒牙蘭千戶免花自女直來解言遼陽至

佛出渾之地二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果備一千

里翰朵備至龍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龍溫至佛思

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朔里改一百九十里

朔里改至樂浪古隘口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

百九十里

山海關外奉天將軍所轄二十四站曰沙河站東光

站靈遠州高橋站小凌河站十三站廣寧驛卷肅河

站二道井站白齊鋪巨流河舊邊站

盛京驛石榴河東京驛狼子山甜水站連山關通源

堡雪裏站鳳凰城高麗威遠堡伊魯站

靈古塔將軍所轄二十二站曰葉赫站黑爾蘇阿爾

灘額爾木爾站一把淡站蘇瓦拉站伊爾門站史登站

厄什哈站額黑木站額伊虎站把伊屯站鄂木合校

此三處國名實則
翻譯其音其意
均與原音無異
故其音其意均
與原音無異

羅站多畢爾漢畢喇站多沙盤站多寧古塔驛吉林城錦州

俄佛羅站發忒哈邊界蒙濠河孫查包連素舍里村

白都訥村

黑龍江將軍所轄十九站日茂敏連素站古魯村站

他爾哈池站多耐站溫托渾池站忒墨得黑村布克

村塔哈兒村寧年池站喇哈岡帖薄兒德村喀母尼

喀俄佛羅站乙喇喀池站墨爾根村科落爾河站喀

爾喀爾綏河站庫木爾山站額爾兒站黑龍江

康熙十六年丁巳寧古塔梅勒章京薩不蘇為黑龍

江將以繩量道里兩度為文百八十文為里自寧古

塔西關門始至船廠東關門止九九萬八千文為五

百五十里今分八站作六百三十餘里然以中國之

里較之真千里之外矣主重一員兩中六員員水頭

盛京戶部設滿洲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

員郎中四員員外七員主事二員司庫三員禮部設

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

卷式文或附錄

郎四員、主事五員、助教二員、讀祝官八員、贊禮郎八員、筆帖式十二員、兵部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八員、主事三員、刑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六員、員外郎十五員、主事二員、筆帖式二十三員、工部設侍郎一員、理事官一員、堂主事一員、郎中二員、員外郎五員、主事二員、司務一員、司庫一員、筆帖式十七員、烏林大七員、管匠役官一員、管理修陵漢軍四品官一員、

五品官一員、管理各項匠役漢軍六品官一員、看守

篤恭殿漢軍六品官一員、分掌百工營作山澤採捕

等事按會典國初設各部承政參政啟心郎筆帖式等官順治元年裁併奉天將軍管理康熙中復設今

官

三陵

按寶錄
永陵在

興京啟運山葬

肇祖興祖景祖顯祖

福陵在奉天府承德縣天柱山葬

太祖

壽康太妃在其右

昭陵在奉天府承德縣隆業山葬

太宗

懿靖大貴妃墳

淑妃墳皆在其右

各設總管一員掌關防官一員副

理關防官一員包衣火一員布打衣火一員恭衣火

一員筆帖式二員

妃墳各設看守首領一員又設噶喇火二員管壯丁

六品官一員專司陽石木地方供祭牛羊

奉天府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六十

三員半個佐領四員防禦三十二員驍騎校六十三

員筆帖式十一員放荒正尉一員副尉二員馬兵二

千六百四十名步兵四百名看守寶勝佛兵八名

按會典載每年寶勝寺看燭銀八十兩茶葉二百斤

牛莊設防禦三員筆帖式

一員兵八十名蓋平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

一百名鳳凰城設拜他喇布勒哈番三員筆帖式

一員兵二百五十名廣寧設協領二員佐領三員

防禦三員驍騎校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二百十四名

興京設防禦三員筆帖式一員兵八十名開原設

此項各官各員俱係漢人
其始末新舊各官各員俱係漢人
其始末新舊各官各員俱係漢人

錦州府
 防禦三員筆帖式二員兵一百七十二名
 設城守尉一員佐領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筆帖式
 二員兵五百三十名
 前錦州設陽守尉一員佐領
 二員驍騎校八員筆帖式二員馬兵一百五十名步
 兵五十名內佐領驍騎校各一員兵一百名移駐中
 後所
 易州設城守尉一員伊爾希大二員拜他喇
 布勒哈番一員把沙喇哈番一員佐領六員驍騎校
 六員八品官一員筆帖式二員兵九百七十名
 山

海關至威遠堡等八門每門設守禦一員筆帖式一
 員撥什庫一名兵十名
 寧古塔烏喇等將軍下設
 副都統二員按實錄及會典寧古塔駐防自天聰十
 年備禦吳巴海始後擊暹順治十年設
 昂邦章京以鑲藍旗薩兒吳代為之康熙元年改昂
 邦章京為將軍十五年移將軍及一副都統駐船廠
 留一副都統駐寧古塔副都統協領八員烏喇六員
 本名梅勒章京十五年改今各協領八員寧古塔二
 員佐領五十八員烏喇四十六員防禦二十四員烏
 喇四員驍騎校五十八員烏喇四十九員管船廠
 水手總管一員四品官二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四

員在烏喇督管驛站六品官一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

四員兵三千九百二名內防寧古塔兵三百五十名

畢勒亨邊門設防禦四員兵八十名 愛渾即黑龍江

將軍下設副都統二員協領八員佐領四十員防禦

十六員驍騎校四十員助教一員筆帖式十一員兵

二千名 遊牧地方每旗設蒙古總管一員副管二

員

關東糧運始於康熙二十二年按會典於開成鄧子

村易屯門及易屯口等處設倉每歲農隙之時運米

開成倉內春秋二季以舟運至鄧子村倉又自鄧子

村陸運百里至易屯門倉由易屯河舟運至易屯口

直達混同江給烏喇兵糧 遼河運糧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用滿兵三名

水手六名奉天府州縣月給工食每名銀一兩免其

差徭易屯河船一百隻每船載米六十石混同江大

糧船八十隻每船載米二百石烏喇船廠船六十

四隻大船七十隻其水手皆寧古塔將軍分派
寧古塔至黑龍江設專管修理糧船漢軍四品官二
員五品官二員驍騎校二員撥什庫八名

盛京寧古塔黑龍江駐防官員缺出該將軍副都統將本處本旗應升官內揀選一員咨送兵部及在京本旗固山額真固山額真又將在京應陞應補官內派出數員一同引見然外送者恒用十之九至兵丁亡故老病退甲之缺有子嗣者准其頂補若無子嗣將軍副都統將伊奴僕頂補如有承受家產之主在京情願取回其僕者令其撤回缺另酌補

凡公務差遣官兵至京騎本身馬者寧古塔人春冬喂養二十日夏秋十五日

盛京人春冬十五日夏秋十日其自京駐防寧古塔官兵馬匹冬月在

盛京歇養一月春月歇養二十日兵部發往空馬冬月養二十日春月十五日此定例也然行旅往來則皆喂四十日而後行

明時遼鎮邊外部落分為二種在西北者曰三衛

按

衛地東接海西西連開平北抵黑龍江南連薊遼春秋為山戎秦為遼西郡北境為奚契丹所據東漢驅

其酋走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故地號庫莫奚唐吐谷渾宋屬契丹名兀哈良元即奚都置大寧千戶所明初故元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府各遣使來朝於是即古會州地置大寧都司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為寧王以鎮之二十一年置三衛成祖靖難患寧王躡其後乃陰說三衛兵於寧王郊餞時一呼皆戰遂擁寧王入松亭關事平徙寧王三衛者泰寧其地西於南昌盡割大寧以與三衛前屯衛邊東至廣寧白雲山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遼王阿禮失里為指揮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數年之後即糾他部犯邊陽順陰逆迄無寧時明末喀爾喀連把亥等即其後也福餘其地西自廣寧白雲山起東至開原止明洪武二十一年置衛以故元惠寧王海撒男答奚為指揮同知歲再貢馬正統間同也先入朵顏其地自開平寇不得利反為也先所掠後遂衰起至山海關

止明洪武二十二年置衛以朵顏元帥脫魯忽察兒為指揮同知歲再貢馬後乃陽順陰逆每導韃靼入犯至啟積間三十六家之長哈喇慎部布顏台吉蘇布地等遂為大清也

女直建州毛憐者為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為野人外藩也在東北者曰女直女直種三海西者為海西

女直置都司一曰奴兒干都司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忽刺温等處女直

野人頭目把刺答塔來朝置奴兒干衛以把刺答塔阿刺孫等四人為指揮同知古驢等為千戶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七年閏四月設奴兒干都司以東寧衛指揮康旺為都指揮同知與兵二百護印千戶玉摩舟等為都指揮僉事統其眾歲貢海青貂皮等物仍設狗站遞送六月置經歷司經歷

一員十二年閏九月命遼東都司益兵三百往護其
 印踰二年遣還宣德三年正月命都指揮康旺王肇
 舟佟答剌哈往奴兒干之地建立奴兒干都指揮使
 司并賜都司銀印一經歷司銅印一六年五月命都
 指揮同知佟答剌哈之姪勝襲為都指揮僉事八年
 七月佟答剌哈妻王氏來朝貢馬及方物八月以都
 指揮使康旺之子康福襲為都指揮同知閏八月以
 都指揮同知王肇舟老疾命其子貴襲為都指揮僉
 事食副置衛三百八十一合三衛即三曰建州衛按
 千戶祿錄永樂元年十一月女直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
 設建州衛以阿哈出為指揮使餘為千百戶鎮撫賜
 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四年十一月木楞古野
 人頭目佟鎖魯阿等四十人來朝命為建州衛指揮
 千百戶等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六年三月忽的
 河法胡河卓爾河海刺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哈刺

等來朝遂併其地入建州衛命哈刺等為指揮千百
 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八年八月以指揮阿哈
 出及其子釋家奴等從征有功賜阿哈出姓名曰李
 思誠釋家奴曰李顯忠百戶阿刺失曰李從善可口
 曰郭以誠陞李顯忠為都指揮僉事從善以誠俱為
 正千戶十年十一月遼東都指揮同知王凱等奏建
 州衛都指揮李顯忠指揮李速趙歹都刺不顏等悉
 挈家就建州居住歲浸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十五
 年十二月李顯忠奏願春地面月兒速哥願率家屬
 歸附居建州從之仍賜賚如例十六年二月以李顯
 忠奏陞指揮僉事哈麻忽等為指揮同知副千戶失
 刺等八人為正千戶百戶也兒吉納等四人并所鎮
 撫哈答等二人為副千戶俱賜勅襲諭賞賚有差十
 七年三月以李顯忠所舉女直也佳等二十七人為
 指揮千百戶賜鈔幣有差十八年正月欽真河等處
 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為副千戶木郎

哈為百戶宣德元年三月陞李顯忠子建州指揮李滿佳為都指揮僉事四年三月李滿佳請入朝充侍衛賜勅諭止之五年四月李滿佳奏請與朝鮮互市朝鮮不納上復諭止之六年正月李顯忠妻康氏及指揮僉事全家奴來朝貢馬及方物八年二月陞指揮僉事不顏禿為指揮同知正千戶迭卜為指揮僉事十一年三月陞指揮使歡赤為都指揮僉事五月陞指揮僉事木答兀為指揮同知正統元年閏六月李滿佳遣男古納哈等來朝貢馬并送還東寧衛逃移人四十八名上嘉之賜綵幣靴帽有差二年五月陞指揮僉事全家奴為指揮同知副千戶牙失為指揮僉事所鎮撫阿不樂為副千戶三年二月李滿佳率眾至朝鮮必屯城相仇殺上諭止之六月李滿佳遣指揮趙歹因哈奏舊住幣諸江屢被朝鮮搶殺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上從之後滿佳同董山糾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

往招滿佳等入謝時諸部以也先之難多失勅印無職銜減宴賞怨忿而叛成化三年九月以武靖伯趙輔充總兵都督王瑛等為副左都御史李秉督兵五萬分左軍出渾河柴門越石門土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幣諸江中軍自撫順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度蘇子河至虎城會朝鮮兵搗巢獲建州左衛按實錄永樂十年置十五年二月建州左衛指揮獨哥帖木兒奏舉以頭目顏帖木兒速哥等為指揮千戶宣德元年正月命指揮僉事獨哥帖木兒為都督僉事賜冠帶戊午命指揮僉事木答哈為指揮同知正千戶宰若禿為指揮僉事八年野人阿速江等衛弗答哈木答忽木冬哥哈當如等糾合七姓野人殺都督獨哥帖木兒及其子阿古等盡取其財獨哥帖木兒子童倉與其叔兀察及百戶高早花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鏡池地

面又欲至遼東居住為朝鮮所留二年十一月童倉
 奏請勅諭上勅朝鮮國王李禔送童倉等家至毛憐
 衛轉送出境又命猛哥帖木兒子童山襲為本衛指
 揮使五年童倉隨其叔兀察逃往建州朝鮮慮其與
 建州都指揮李滿住同謀生釁奏請勅諭九月上降
 勅諭之童倉等又奏開原女直馬哈刺等從朝鮮國
 回內一百七十餘家為朝鮮所留土人百戶高早花
 等四十一家被毛憐衛所留請上勅諭六年正月陞
 指揮童山為都督僉事童山與兀察不和六月勅遼
 東總兵官曹義等察之後結福餘衛韃靼寇邊景泰
 中巡撫王翔遣指揮王武等往招童山入謝以晏賞
 薄怨叛潛結朝鮮朝鮮授童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
 使天順三年巡撫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廉得其
 制書遣使往問各上表貢馬謝罪成化三年童山糾
 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諭山亦悔走闕下以
 語言不遜羈廣寧尋釋還三年以武靖伯趙輔充總

兵都督王瑛封忠為副左都御史李秉督漢番京邊
 官軍五萬討之童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誅之六年
 以童山子脫建州右衛按實錄宣德七年正月建州
 羅為指揮使遣其弟指揮僉事兀察等貢馬及方物三月兀察以
 招撫遠夷陞都指揮僉事賜勅勞之九年二月兀察
 援都指揮裴俊幹木河殺賊有功陞為都督僉事仍
 掌衛事四月兀察奏去年野人阿連江等衛木答忽
 木冬哥哈雷加等糾合七姓野人殺其兄都督猛哥
 帖木兒姪阿古等盡取其財請發兵問罪上遣指揮
 僉事施者額帖木兒等賞勅令建州左衛指揮同知
 扎刺兒往諭木答忽等十月復諭兀察與猛哥帖木
 兒之子童倉等潛往朝鮮鏡池地面又欲至遼東居
 住為朝鮮所留童倉奏上勅諭朝鮮送兀察等家至
 毛憐衛轉送出境三年正月兀察來朝貢馬五年九
 月兀察自朝鮮逃回同原叛土軍馬哈刺等四十家

前有鑿山又有董山
非者以文董山孰是
非者與董山孰是

至蘓子河勒諭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於三土河及磔
諸江迤西古河兩界間令兀察同建州衛都指揮李
滿住居住六年二月朝鮮國王李禔奏本國逃民童
者音波說兀察李滿住謀於東八站搶劫朝鮮回國
使臣上乃去之且令與董山輪次來朝又諭建州衛
兀者衛都指揮使判答嘔罕衛都督
衛印失宣德間又頒新印令兀察掌之既而董山復
得舊印勅命山與兀察協同署事繳還舊印董山不
聽復命繳還新印都指揮李章加等奏保兀察獨掌
衛事上令仍繳新印兀察不肯出乃更分建州左
衛置右衛使董山以舊印領左兀察以新印領右傳
至本朝
肇祖原皇帝都督孟特穆復七姓野人之仇至俄朵

里城西千五百里
黑圖阿喇居焉黑圖阿喇者即今之興京也
兀者

衛按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野人部將西陽哈等
百三十四人自遼東來降賜衣各一襲尋加賜白

金千三百七十兩永樂元年十二月忽刺温等處女
直野人頭目西陽哈鎖失哈等來朝貢馬百三十匹

置兀者衛以西陽哈為指揮使鎖失哈為指揮同知
吉里納等六人為指揮僉事餘為衛鎮撫千百戶所

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永樂九年十
月命能哥等為指揮同知兀塔出等為指揮僉事兀

者左衛按實錄永樂二年二月兀者衛頭目脫脫哈
等五十三人來朝別設兀者左衛以脫脫哈

為指揮同知末合赤吉等為指揮僉事餘為兀者右
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衛兀者後衛按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頭目那海
人不扎尼等來朝設兀者右衛以那海

為指揮同知設兀者後衛以又不知尼為指揮同知
 羅卜灘咩哥毡為指揮僉事餘各授官賜誥印冠帶
 及鈔幣襲衣有差永樂十四年七月命女直野人保
 童為兀者右衛指揮同知塔失塔木等二十三人為
 指揮僉事兀刺納等十四人為副千戶忽失塔等二
 人為衛鎮撫忽失納等八人為百戶兀桑哈為所鎮
 撫俱賜
失里綿衛虎兒文衛按實錄永樂三年正月
 韃靼頭目綽魯不乃也兒古尼尼往哥赤等來朝設
 失里綿虎兒文二衛以綽魯不乃也兒古尼等六十
 四人為指揮千百戶賜誥
撒力衛按實錄永樂三年
 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二月把蘭等處女
 直野人卯又等來朝設撒力衛以卯又為
 指揮僉事賜誥印冠帶及襲衣鈔幣有差
赤不罕衛
 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韃靼失兒哈達兒等來朝設
 赤不罕衛以失兒哈達兒等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

冠帶襲衣及
屯河衛安河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八月
 鈔幣有差女直野人頭目可憐哥

歹顏哈等四十九人來朝設屯河安河二衛以可憐
 哥等為千百戶衛所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

有**毛憐衛**按實錄永樂三年十二月毛憐等處野人
 差頭目把爾遜等六十四人來朝設毛憐衛

以把爾遜等為指揮千百戶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
 幣有差九年九月建州衛都指揮李顯忠舉其弟建

州衛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命為毛憐等衛
 指揮使等官十四年正月指揮使猛哥不花等率其

部同建州衛都指揮僉事李顯忠來朝賜子如例正
 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都指揮李滿住奏故叔猛哥不

花任都督同知會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
 占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答失里襲職仍掌衛

事乞給印以便朝貢奏事其阿里印信不許行用上
 以阿里現在毛憐部下人眾宜與印信撒滿答失里

住邇州衛與滿住
給與印信文書
聖河衛
永樂三年置
右城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正月

月女直野人頭目哈成哈等五十人來朝設右城衛
以哈成哈為指揮使餘為指揮同知僉事千百戶等

官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山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塔刺赤里伴

哥等四十五人來朝設塔山衛以塔刺赤等為指揮
同知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兀也吾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女直野人頭目倒羅
羅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兀也吾衛命倒羅

為指揮同知餘為千百戶鎮撫
嘉河衛
哈密衛
翰難

河
大明會典作灘納河
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

必察等百二十八人來朝貢馬設嘉河哈密翰難河
三衛以阿必察等為指揮千百戶鎮撫賜誥印冠帶

襲衣及鈔幣有差
塔魯木衛
地緯云北關住野黑寨而故酋祝孔革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

蘇温河衛
阿速江衛
速平江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二月

七十人來朝設塔木蘇温河阿速江速平江四衛以
打業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宣德八年阿速江等

衛頭目弗答哈等殺邇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所
謂七姓野人者是也九年十月因兀察奏勅弗答哈

等還其所掠
吉河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三月女直野人馬財物人速魯董哈等來朝置吉河衛

命速魯董哈為指揮同知餘
雙城衛
撒刺兒衛
亦馬

刺衛
脫倫衛
卜顏衛
按實錄永樂四年七月忽刺温三角等處女直野人吉里納者

哥難等來朝置雙城等五衛以吉
兀蘭衛
亦兒古里

里納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衛脫木河衛福山大明會典作福三衛按實錄永樂四年八月

人乞刺尼紐憐等為指揮餘為千百戶賜予如例札木哈

四鎮三關志作劉行哈按實錄永樂四年八月不衛臘哈赤等處野人乃兒不

大明會典作撒竹籃衛花等來朝置札木哈衛命乃兒肥河衛按實錄永樂

不花為指揮同知賜予如例河石魯山門等處女直野人哈合察等六十三人來

朝置肥河衛命哈合察等為指揮千百戶賜予如例密陳衛卜刺罕衛按實錄永樂四年十月亦答魯能

花忙古納等來朝貢馬置密陳卜刺罕二扎童衛四

衛命趙州不花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三關志作撒兒忽衛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

劉童衛撒兒忽衛罕答河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一月

河等處女直野人顏赤不花等四十人來朝貢馬置扎童等衛命顏赤不花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木魯罕山衛實錄永樂四年十二月吾藍兒等處女

魯罕山衛於掃隣狗站之地命兀者前衛永樂四年

失刺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彙成化十四年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

書言開原驗貢勒受珍珠豹皮兵部沿撫臣陳銳徵赴廣益勘狀散赤哈率所部由撫順關入守將以非

貢不納散赤哈因糾建州三衛乘虛掠奉集諸堡陳錢掩屠近塞僧格十亦罕河衛納憐河衛麥蘭河衛

八族殆盡更以捷聞翰蘭衛馬英山衛土魯亭山衛木塔里山衛朵林山

衛哈溫河大明會典作哈里河衛俱永樂喜樂溫河衛木陽河

衛哈蘭城衛可令河衛兀的河衛阿古河衛撒只刺

河衛依木河衛亦文山衛木蘭河衛阿資河衛甫里

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女直野人土成哈等二百二十五人來朝置喜樂溫河等十二衛命土成

哈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二月女直野人咬

納等三百人來朝命咬納等為木蘭河衛指揮等官

賜予如例朵兒必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朵兒必河恨

秃等八十一人來朝置朵兒必河衛命哥吉河衛野

官夫答蘭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實錄永

木河衛納刺吉河衛亦里察河衛答刺河衛實錄永

二月女直野人可成哥等九十二人來朝置哥吉

河等五衛命可成哥等為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納

木河衛甫門河衛實錄永樂五年正月納木里河女

等衛命白百舍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阿刺山衛隨滿河衛撒充河衛

忽蘭山衛古魯渾山衛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

來朝置阿刺山等五衛命巴思答木實錄永樂五年二月女直野

咬納等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如例考郎兀衛亦速

里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黔龍江等處女直野人

兀亦速里河二衛命早哈為指揮使虎失忽為指揮

僉事等官賜予如例國朝典彙成化二年建州左衛

指揮董山糾毛憐海西入寇遣都督武忠往野定兒

刺考郎兀諸酋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

河衛卜魯丹河衛實錄永樂五年三月女直野人賈

虎失帖思哈等四十七人來朝置

野定兒河卜魯丹河二衛命賈虎
失等為指揮同知等官賜予如例
喜刺烏大明會典作喜連烏

河衛實錄永樂五年十二月喜刺烏之地野人的升
哥等來朝命的升哥等為指揮等官賜予悉如

例**阿里河**大明會典永樂五年置
作阿吉河衛

里吉山衛列門河衛莫溫河衛阮里河衛察刺禿山

衛**嘔罕河衛**實錄永樂六年正月女直野人必纏等
百六十人來朝置禿都河等八衛命必

纏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九年口月
命平佳等為指揮僉事等官賜予有差
弗朵禿河衛

幹蘭河衛薛列河衛希灘河衛克默而河衛阿真河

衛**兀里溪山衛**撒叉河四鎮三關志
作撒察河 衛阿者迷河衛

木忽刺河衛欽真河衛實錄永樂六年二月女直野
人賈令哈火禿等百六十五

人來朝置弗朵禿河等十一衛賜予如例八年十月
撒因加等來朝命為兀里溪山衛指揮等官撒因加

等願居安樂州從之九年十月命鎖令哈為
兀魯罕
詳列河衛指揮同知撒因哈等為指揮僉事

河衛塔罕山衛木興河四鎮三關志
作木興 衛益實衛一作者

帖列山衛乞忽衛刺魯衛牙魯衛友帖衛實錄永樂
六年三月

暖暖河等處女直野人普連等百二十人來朝置兀
魯罕河等九衛命普連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乞塔河衛實錄永樂六年十二月乞塔河女直野人
乍里等來朝置乞塔河衛命乍里等為指

揮僉事等官
賜予如例 **童寬山衛**永樂六
年置 **葛林衛**把城衛札肥

河衛忽石門衛扎嶺山衛木里吉衛忽兒海衛木東

河衛好屯河衛實錄永樂七年三月葛林河等處女直野人木里等百一十人來朝置

葛林等九衛命禿木里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十三年二月長亦八等女直野人卜可你等來朝命為

忽石門衛指揮伏里其衛實錄永樂七年四月奴兒等官賜予如例干謹忽刺冬奴等六十

五人來朝置伏里其衛命忽刺弗提衛實錄永樂七年五月刺冬奴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金河等處野人塔失等來朝改忽兒海乞勒尼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虎也木等處女直野人撒禿兀等來朝命為乞勒尼衛指揮等官賜予悉如例

愛和四鎮三關河衛把和衛實錄永樂七年八月愛和志作河站女直野人乞塔納等

來朝設愛和把和二衛命乞塔納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阿倫衛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也力哈等來朝設阿倫衛命也力哈為指揮僉事歹羊哈等為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塔麻實錄永樂七年十月女直野人官音扒等二十一人來朝設塔麻速衛命官音扒等為指揮等

官賜予失里木衛實錄永樂九年本衛女直野人哈如例升哥等來朝命為指揮等官賜予

如河屯吉衛古里河衛永樂七年甫兒河衛使坊一作

河衛亦麻河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女直野人那溪等來朝設甫兒河等衛命那溪等十

九人為指揮等法因河衛古木河一作古衛兀應河官賜予如舊例

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禿刺等來朝設法因河等三衛命禿刺等為指揮等官賜予

衛實錄永樂八年二月法因河等處野人禿刺等來朝設法因河等三衛命禿刺等為指揮等官賜予

如例十年兀速麻河等處女直野人把失等十三人來朝命為法因河衛千百戶等官賜予如例

稱哥衛寶錄永樂八年三月葛稱哥野人斜稱哥等來朝設營稱哥衛命斜稱哥為指揮等官賜

予悉如舊例喜申衛寶錄永樂八年十一月乞烈速頭目干塔奴等來朝設喜申衛以干塔奴

為指揮僉事兀列河衛卜魯兀河一作卜衛寶錄永

十二月女直野人早花等二十人來朝設兀列河等衛命早花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大明會典一作阿衛寶錄永樂衛阿答力河一作阿衛寶錄永樂督罕河

衛寶錄永樂九年二月督罕提吉兒女直野人馬吉

賜予如例只兒蠻衛兀刺衛即今大順民衛囊哈兒衛古

魯衛滿涇衛哈兒蠻衛塔亭衛也孫倫衛可木一作

河衛弗思木衛明太祖寶錄遼陽至佛出渾三千四

百六十里又成祖寶錄永樂十年八月奴兒干乞列

迷狀里其兀刺囊加兒古魯失都哈兀失奚等處女

直野人湘土奴塔失等百七十八人來朝貢方物置

只兒蠻等十一衛命准土奴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

例幹朵倫衛明太祖寶錄佛出渾至幹朵倫一千里

人脫亦脫等來朝置幹朵倫衛命脫亦脫為指揮同

知猛哥弗兒哥為指揮僉事兀的哥等為副千戶等

河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三月女直野人廣右等來朝設節可河衛命廣右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故

塔速兒河衛兀屯河衛玄城衛和卜羅 一作和衛老

哈河衛兀列衛兀刺忽衛哈爾分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九月野人阿

魯禿等百十五人來朝設節速兒河等八 失兒兀赤 衛命阿魯禿等為指揮等官賜予如例

衛 實錄永樂十二年十二月女直野人完答只魯兀

等四十三人來朝設節兒兀赤衛命完答等為指揮僉事等官 卜魯兀河衛 永樂十年置 忽魯愛衛渚冬河

衛扎真衛兀思哈里衛 實錄永樂十三年十月考即兀衛指揮同知惱納等來朝

置忽魯愛等四衛陞惱納為忽魯愛衛指揮使脫赤 為指揮同知苦出脫幹等四十人為指揮僉事長家

為渚冬河衛指揮同知吉當哈為扎真衛指揮同知

忽塔思為兀思哈里衛指揮同知忽禿等七十一人

為千百戶等官 吉灘 一作吉衛 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

賜予悉如例 野人牙速等堪任以職設吉灘衛以牙速為指揮同知亦里當哈等為千百戶賜予悉如例 亦馬

忽山衛 實錄永樂十四年八月詔命女直野人鐵奴兀為指揮使哈散哈為指揮同知木答兀等

七人為指揮僉事 亦東河衛亦速 一作河衛 實錄永

等官賜予如例 年二月安出河等處女直野人塔刺岩出等來朝置

亦東河亦速河二衛命塔刺岩出出咩哈為指揮使 保迺刺忽等為副千戶散只木等為 阿真同真衛 實錄

永樂十五年十二月女直野人撒里亦答等為指揮同知等官賜予 阿真同真衛 授撒里亦答等為指揮同知等官賜予

悉如益實左衛阿答赤衛塔山左衛大明會典作塔山前衛地緯云

南關故首速里忒拔城討溫衛以上俱正統間置塔山前衛左都督寄佳毛憐衛內

木衛失里衛失木魯河衛忽魯木衛塔馬速衛吉灘

衛和屯衛和屯吉河衛亦失衛亦力克衛納木衛弗

納河衛忽失木衛兀也衛也速倫衛巴忽魯衛兀牙

山衛塔木衛忽里山衛罕麻衛木里吉河衛引門河

衛即依兒門地面亦里察衛只卜得衛塔兒河衛木忽魯衛

木答山衛立山衛可吉河衛忽失河衛脫倫兀衛阿

的納河衛兀力衛阿速衛速溫河衛結刺吉衛撒刺

衛亦實衛弗朵脫河衛亦屯河衛一作易屯河又作一統河在也合站

東北百兀討溫河衛甫河衛刺山衛阿者衛童山寬

衛替里衛亦力察河衛哈里分衛禿河衛好屯衛乞

列尼衛撒里河衛忽思木衛兀里河衛忽魯山衛弗

兒秀河衛沒脫倫衛阿魯必河衛咬里山衛亦文衛

寫豬洛衛答里山衛古木河衛刺兒衛兀同河衛出

萬山衛者屯衛喜辰衛海河衛蘭河衛朵州山衛者

亦河衛納速吉河衛把忽兒衛鎮真河衛也速河衛者刺禿衛也魯河衛亦魯河衛失里兀衛幹朵里衛禿屯河衛者林山衛波羅河衛朵兒平河衛散力衛密刺禿山衛甫門衛細木河衛沒倫河衛弗禿都河衛者列帖衛察扎禿河衛出萬河衛者帖列衛兀失衛忽里河衛失里綿河衛兀刺河衛愛河衛哈刺察衛沒倫衛卜魯衛以哈阿哈衛速江平衛兀山衛弗力衛失郎山衛亦屯衛木河衛竹墩衛河木衛哈郎

衛歲班衛失山衛考郎衛築屯衛黑黑河衛古城衛弗河衛文東河衛阿古衛弗山衛兀答里衛納速河衛失列河衛朵兒玉衛兀魯河衛弗郎罕河衛赤卜罕山衛老河衛竹里河衛吉答納河衛者不登衛也速脫衛阿木河衛顏亦衛以上正統後置山答衛塔哈衛弗魯納河衛行子衛兀勒阿城衛阿失衛吉真納河衛法衛薄羅衛塔麻所衛布兒哈衛亦思察河衛失刺衛卜忽禿衛撒里衛你實衛平河衛忽里吉山衛阿

乞衛台郎衛塞克衛拜苦衛所力衛巴里衛塔納衛
 木郎衛額克衛勒伏衛式木衛樹哈衛肥哈答衛蓋
 干衛英禿衛乞忽衛阿林衛哈兒速衛巴答衛脫木
 衛忽把衛速哈兒衛馬失衛塔賽衛劄里衛者哈衛
 恨克衛哈失衛交枝衛葛衛艾答衛亦蠻衛哈察衛
 革出衛卜答衛蜀河衛禿里赤山衛賽因衛忙哈衛
 以上嘉所二十四曰兀者托溫所元史地里志曰桃
 萬間設屬合蘭府水達達路距上都開平四千里又明太祖
 實錄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佛出渾至斡

朵憐一千里斡朵憐至托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又
 成祖實錄永樂二年十月兀者托溫女直野人頭目
 喚弟等來朝設兀者托溫千戶所以喚弟等
 為千百戶等官賜誥印冠帶襲衣鈔幣有差
 所實錄永樂四年正月女直野人頭目八禿卜花等
 來朝設可里踢千戶所以八禿卜花等為千百戶
 等官賜兀的罕一作兀所實錄永樂四年二月
 予如例者罕與嘉河等衛同設得的
 河所奧石河所永樂五年二月與嘉河等一
 十二衛同設會典無奧石河所哈
 魯門山所永樂五年正月與
 納木河等衛同設敷答河所永樂七年四
 月與伏里其
 等衛兀者揆野木所兀者穩勉赤所魚失所五年所
 同設兀者已河所真河所兀的所屯河所哈三所兀者屯

河所古賁河所五音所鎖郎哈真河所兀者揆野人所兀秃河所哈魯門所兀討溫河所兀者撒野人所站七曰別兒真站黑龍江地方莽亦帖站弗朵河站亦罕河衛忽把希站忽把希站弗答林站古代替站地面七國朝典彙作地面五十八曰弗孫河地面木溫河地面埔坎河地面撒哈地面亦馬河咬東地面可木地面黑龍江地面寨一曰黑龍江忽黑平寨即今愛渾

柳邊紀畧卷三

山陰楊賓耕夫著

鐵嶺楊霈慰農編

長洲吳保徵校刊

津門姚承豐校刊

明末東北邊部落為

大清所併者三十有六海西則有扈倫國之吳喇一作

烏騰又作兀喇在混同江東尼失哈站北六十里昔

扈倫國姓納喇有納齊布祿者生子曰商堅朵爾和

齊商堅朵爾和齊子曰加麻喀碩朱古加麻喀碩朱

古子曰綏屯綏屯子曰都爾機都爾機生二子長曰

克習納次曰古對朱顏古對朱顏子曰太蘭太蘭子曰布顏始服吳喇諸部築城吳喇河岸洪尼地自稱其勒傳至其孫布占泰與大清構兵萬曆四十一年為

太祖哈達一作哈塔在開原東北邊外四十里即所謂南關也與吳喇同祖先是扈倫國都爾

機長子曰克習納為旅人巴代達爾漢所害有孫萬一名王台奔席北之綏哈城其諸父王佳外蘭奔哈

達為部主後其下叛殺王佳外蘭其子博爾坤舍進殺其人以報父仇遂迎萬為部主萬於是稱漢國號

哈達最忠於明授塔山前衛左都督傳至其子孟格布祿等於萬曆二十七年為

大清輝發一作灰扒本姓益克得里始祖曰昂古里星古力黑龍江岸尼馬察部人也自黑龍

江載木主遷居渣魯有扈倫國人噶揚噶圖墨上姓納喇氏居於張因改姓納喇星古力二子長曰留臣

次曰備臣備臣子曰納領噶耐寬納領噶耐寬子曰拉哈都督拉哈子曰噶哈禪都督噶哈禪子曰齊納根達

爾漢齊納根子曰王機努於輝發河邊扈爾奇山築城以居因號輝發國時有蒙古哈爾國查薩克圖土

門汗圍其城不克而還遂益強盛王機努卒有子七人其孫拜音達里盡殺之而自立萬曆三十五年為

大清所滅居易錄曰陳君說輝發部落未滅之前一載每至日晡輒有小兒千百為羣連臂入城賜人或

入酋長之居或散在人家提而擲之散若輕塵旋復聚而為小兒驅逐祈禳皆不能禁國人夜不得眠日

出始倦而就寢如是者年餘也也赫一作太祖兵至已入城人無覺者自此妖亦不見

也合又作葉赫又作野黑在開原威遠堡邊門東北九十里即所謂北關也明正統間置塔山前衛設指

揮等職始祖本蒙人姓土默特名星根達爾邁初滅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

扈倫國所居張地之納喇部遂據其地改姓納喇後

遷野赫河岸故以野赫為國號星根達爾漢子曰席爾克明噶圖席爾克明噶圖子曰齊爾噶尼齊爾噶尼子曰褚孔革授塔魯木衛都督僉事孔革子曰太杆太杆二子長曰逞家奴次曰仰家奴皆依哈達王台為邊患而兄弟不相下乃更築新城於山坡而號故城曰老城老城在西逞家奴居之新城在東仰家奴居之萬曆十二年寧遠伯李成梁以賜勅賞賚為名誘二奴至開原殺之逞家奴子曰布寨布寨子曰布揚古布爾抗古仰家奴三子曰納林布祿曰金台石俱忠順為明衛邊萬曆四十七年為

大清所滅建州毛憐則有滿洲乃天女佛庫倫所生定三姓之亂妻其女百里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洲之蘇克蘇許河地在清河邊外屬城寨之著者七曰圖倫城曰撒爾湖城曰嘉木湖城曰沾河寨曰安土瓜爾佳城曰古勒

城曰沙濟城沙濟城主阿海與古勒城主阿太皆王果子也萬曆十一年為李成梁所殺餘皆亡於

本朝渾河屬城寨七曰杭甲城曰扎庫木城曰東佳城曰把爾達城曰兆佳城曰界凡城曰播

一混寨萬曆間俱為大清所併王甲萬曆間部主戴度墨爾根其叔曰孫扎秦光滾與董

鄂部剋哥落為仇十二年九月本朝

太祖攻董鄂齊吉答城還孫扎秦光滾乞師攻瓦哥落戴度遣人告之得為備十六年

太祖董鄂在寬奠堡外萬曆十六年部主克徹巴顏之子額爾機瓦爾喀為托漢河部額吐阿

祿下所殺其子何和理遂率眾歸本朝尚

太祖哲陳一作只陳萬曆十五年為蘇完部主索爾果明萬曆

十六年四月率眾歸
大清太祖以其子蜚英為一等大臣後以功陞固

山額真卒謚直毅公配享
太廟 鴨喇古一作押兒孤寨主
扈喇虎明萬曆十

六年四月率眾歸
清以其子扈爾漢為養子賜名覺羅長白山之訥殷

一作朱舍里以上二部在明萬曆二十二年併於
訥因清

綠江即益州江或呼靈江唐書作馬訾水源出長白
山明萬曆十九年為

大清所保野人則有瓦爾喀之阿庫里尼滿明崇禎八年

大清吳巴一作吳綏分兀爾格陳一作吳綏分雅蘭戶野一作

海等所滅兀爾格臣遂分兀爾機尼黑庫倫諾落河灣以上七部明崇禎十

野年七月為 大清喀凱塔 烏爾古辰明萬曆三十九年為

克等所滅 所滅虎爾哈即元呼里之兀扎喇明崇禎六年兀扎喇

減即元呼里 狐皮朝貢 大清八年五月 兀扎喇部主之弟塞痕

大清命吳巴海等征之十月兀扎喇部主之弟塞痕

卜克沙等歸 大清令住靈古塔地方十四年二月

大清遣靈古塔章京鍾果兌等征其未附屯寨遂平

之 綽庫禪能吉爾以上二部明崇禎十六年 庫爾克

爾額蘇里額爾兔以上八處明崇禎十二年八月為

爾額蘇里額爾兔清薩木什等所滅

黑龍江之噶爾達蘇 噶爾達蘇有二處以大小別之
大清阿爾薩哈連 明崇禎十六年五月為

津等所滅 明崇禎四十四年七月
大清命達爾漢順科落等取其屯

寨三十六

東北邊部落舉國內附者二十有六瓦爾喀則有蜚

悠 明萬曆三十五年正月吳喇侵蜚悠其城長策穆
特黑請移家歸

大清 太祖命舒爾哈齊等率兵三千徙其戶五百還 虎爾

哈則有格先里 明崇禎元年正月格 石拉忻 明萬曆

六年本朝使順科落等招之四十 先里四頭目朝于清 那堪泰 明崇禎三年

六年其部長率所部皆歸之 十一月其長

虎爾噶率其妻子至寧古塔命馬爾拖朝 託科落羅

大清求駐牧地 一作脫科落明崇禎十年四月貢 努牙喇

清貂狐皮十二月又貢十五年十二月又貢 一作驕野勒明崇禎 默爾車勒黑葉 明崇禎十一年

清 十一月四月歸 馬爾遮賴科爾佛科爾庫薩喀里 以上三喀里明

二月歸松阿里則有擺牙喇 明崇禎元年十二月頭

清 伊圖喀歸大 黑龍江則有戈博爾寨布奇 長巴爾 何

黑岱克殷吳魯蘇榆爾根海輪固濃昆都輪吳藍 以上

十屯 明崇禎八年四月俱歸 精格里河渾泰 明崇禎

凡其長鹿青布祿歸使大部則有蓋青明崇禎七年十一月其長
 清貢貂皮鷹稽一作兀集又作烏集則有那木明崇禎
 其長康果里喀克部里昂古明噶兔馬路噶僧格尼
 喀里湯松噶朶克舒等師大清
 請都明萬曆三十八年十一月歸
 大清

東北邊部落現在貢寧古塔者八每年自四月至六
 月俱以次入貢自寧古塔東北行四百餘里佳虎爾
 哈河松花江兩岸者曰孛耶勒一作開雷明崇禎四
 寧冠扎濟喇瓦爾雅瓦克星格等始貢
 本朝貂狐捨獺獐水獺皮曰革依克勒

一作克益克勒又作克宜克勒明崇禎十一年四月
 始貢
 大清貂曰祐什喀里一作虎里哈禮明崇禎十二年
 狐皮十一月其長約未達禮等十人
 賴達庫等四人始貢此三喀喇喀喇漢役屬久其頭
 大清元狐皮言姓也
 目皆高少主少年精悍者漸移家內地編甲入戶或
 有為侍衛者初服魚皮今則服

大清衣冠所謂窩稽韃子是也又名異齊滿洲伊車
 滿洲異齊者漢言新也其地產貂鷹稽疑即古之室韋
 在勿吉北千里魏齊後分為五部不相統一所謂南
 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但室韋大室韋南室韋

此室韋之說見其前則可
 惟魏齊之室韋王統於五國
 故其地不可疑也
 此室韋之說見其前則可
 惟魏齊之室韋王統於五國
 故其地不可疑也

大東海俗產與欺牙喀喇同以上各種皆三年一貢
凡歲貢者除賜衣冠什器之外宴一次固山大以下
陪宴三年一貢者宴三次寧古塔梅毒勒章京陪宴按會
典黑金飛牙喀虎爾哈等部落進貢貂皮照寧古塔
將軍收送驗數送戶部其應賞之物據將軍文書行
文戶工二部支給又進貢人每日給穀米燒酒鹽粘
米豆馬料等項不限日期如格格額駙來支給粳米
賞給衣服緞細布纓帶帕棉花綠
斜皮線梳篦扇等物率以為常

東邊部落貢

盛京者曰庫牙喇俗與窩稽同產海豹江獺皮其地

在土門江北岸與南岸朝鮮慶遠府城相對去寧古

塔五百里歲一貢

按會典庫爾喀地方所進江獺
數交送戶部進宴禮部備辦賞賜

行文戶工
二部支給

使鹿部大約在使犬諸部之外按實錄崇

德元年五月阿賴達爾漢追毛安部下逃人至使鹿

部喀木尼漢地方獲男女二十九來獻至今未通朝

貢無由見其國人但聞其駕車耕地使鹿若使牛馬

而已

東北部落素產馬宋建隆中女真嘗自其國至蘇州

泛海至登州賣馬明女直建州毛憐海西等部共歲

貢馬一千五百匹又永樂三年立開原馬市在開原南門外

通女直撫順馬市在撫順所通建州交易廣寧馬市在團山堡通朵顏秦

寧福餘三衛交易在慶雲堡通濠西黑龍江交易成化十四年立慶雲馬市

以布帛粟米雜貨易之今柳條邊內外絕不產馬惟

朝廷乃有馬羣按會典盛京騾馬羣三處遊牧地方驢馬羣二處

二處騾駱駝羣十處上都地方驢馬羣二處騾馬羣

十五處大凌河驢馬羣二處騾馬羣十處三年騾馬

三足孳生一疋騾駱駝六年內四隻生二隻多者賞

少者責罰十月初一日起進莊牧養至三月三十日止

四月初一日放青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他皆自山海關西及高麗國

來高麗馬大與驢等後漢書三國志所稱果下馬魏

書所稱三尺馬朱蒙所乘馬種是也能負重致遠不

善馳騁其良者亦復蹠躩有致價不甚貴關西馬皆

產於蒙古價每倍於高麗或遇窩稽人非十五六貂

不與一馬也鳳凰城等處官兵人等往高麗義州市易者每年二

次春以二月秋以八月庫爾喀人每二年一次往

高麗慶源地方互市以八月

按會典鳳凰城庫爾喀人往高麗地方互市始

於崇德間

寧古塔人每年一次往高麗會寧府互市亦以八月

然命下遣官監視每年十一月方行

按實錄天聰七年二月始遣備

禦郎格吳巴海攜寧古塔貨物赴朝鮮會寧府貿易又會典崇德間定例每年市易禮部差朝通事二員

寧古塔驍騎校筆各一員前往監視凡貂皮水獺猞猁江獺等皮不准市易定限二十日即回今添差

防禦一員市會寧者多以羊皮袄布疋往易牛馬紙布甕

鹽而書特貴康熙初姚琢之以明季遺文易牛一頭

柳條邊外山野江河產珠

色微青所謂東珠也圓而粗者

天子諸王以之飾冠價甚貴

人獲貂獺猞猁鷗鹿麇鱈魚諸

物設官督丁每歲以時採捕俱有定所定額核其多

寡而賞罰之或特遣大人監督甚重其事

按會典舊例烏獺捕

牲設五品總官一員六品噶喇大二員筆帖式二員撥什庫三名除總官本身附壯丁三名噶喇大本身

附壯丁二名筆帖式撥什庫工匠等附壯丁一名免徵錢糧外其餘富舖首領捕牲壯丁各附壯丁一名

每年每丁徵取貂皮二十張東珠珍珠猞猁獺水獺皂雕虎斑雕芝蔴雕呈送工部驗看折算貂皮若比

定數多者都虞司行文廣儲司取青布給賞少者交工部責治捕鱈鯉魚壯丁儘所得呈交若交納鹿筋

五個者賞弓一張 康熙元年定例壯丁額外多貂皮一張賞青布一疋少一張賞三鞭 康熙二年議定烏喇捕牲總管以八旗共得貂皮按丁計算額外多得一百張賞銀三錢少一百張罰俸銀三錢噶喇大分管四旗壯丁如額外多六十張賞銀三錢少六十張罰銀三錢 康熙五年令壯丁兼捕鯉魚 十年每旗派壯丁十九名於冬夏二季專捕鯉魚免捕貂鼠其捕牲人役在家病故者准計日扣除貂皮上好東珠重八分以上者每一分折貂皮十張重七分五厘者折貂皮六十七張半重七分者折貂皮六十三張以上每一分折九張重六分五厘者折貂皮五十二張重六分者折貂皮四十八張以上每一分折八張自五分五厘以至一分者每一分折貂皮五張每五厘折貂皮二張半照數計算次號東珠及兩面光亮中間有帶者三分折算二分或一面兩面微有光亮二分折算一分無光亮東珠三分折算一分

三號折貂皮四張四號折貂皮三張 水獺頭號折貂皮三張二號折貂皮六張二號折貂皮五張號折貂皮一張半五號折貂皮一張末等每兩折貂皮一張 薄毛貂皮 至王公宗室亦各按旗分地令每二張折一張

其採捕 按會典國初王以下公以上許遣壯丁于烏喇地方採捕東珠貂鼠人參等物効力勤勞

大臣許遣壯丁採取人參順治五年停止大臣採參七年停止宗室採捕東珠貂鼠等物八年停止烏喇採參人數親王一百四十丁世子一百二十丁郡王一百丁長子九十丁貝勒八十丁貝子六十丁鎮國公四十五丁輔國公三十五丁鎮國將軍二十五丁輔國將軍二十丁奉國將軍十八丁奉恩將軍十五丁 鑲黃旗人參山曰黑扯木曰馬家曰肥牛村曰牛哈兒哈曰色欽曰趙家曰厄兒民河曰哈兒民河

岡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庫河曰牙兒渣河採捕山
 曰波那活河曰一而門曰呼藍曰馬哈拉 正黃旗
 人參山曰木起曰呼渾谷背山傍曰幽呼羅東界曰
 克扯木曰肥牛村曰土克善梅佛黑齊曰五林峯曰
 厄爾民河曰哈爾民河夾岡曰佟家河曰拉哈多布
 庫河曰渾濟山曰見得黑山採捕山曰一而門曰牙
 瀨港曰厄黑五陵河 正白旗人參山曰呼雷曰剛
 山嶺曰東勝阿谷曰濟而歌把羅曰打八扯岡曰濟
 兒歌河曰瓦而喀什把羅曰覺羅衛濟嶺曰昂把釋
 楞曰阿沙哈河曰綿灘厄母皮里曰阿什汗河曰湖
 南谷曰湖南嶺曰布魯張市曰又欣谷曰梭布納曰
 鈕王澗谷曰布勒亨採捕山曰希兒哈河曰阿克敦
 曰上澗峯曰木書河 正紅旗人參山曰朱哈兒哈
 曰撒姆湯阿曰劉姑山嶺曰倭兒烘噶哈曰阿巴噶
 哈曰木敦曰古黑嶺背山傍曰汗處哈谷曰西伯谷
 曰倭兒烘谷曰阿米大谷曰阿米大牙兒過採捕山

曰撒倫一而門曰五藍得弗曰哈占你白葉 鑲白
 旗人參山曰劉姑山嶺曰撒姆湯阿曰張而都科八
 羅曰歡他曰呼勒英厄曰剛山嶺曰色真打把庫曰
 扎兒打庫河曰烏林庫占曰三通嶺曰多把庫羅門
 曰渾濟木敦採捕山曰阿呼峯曰撒倫 鑲紅旗人
 參山曰加海曰撒姆占河曰沂澈東倭曰扎姆必汗
 曰扎姆他賴曰紐木舜曰五什欣阿普大力曰倭兒
 烘阿普大力曰白母白力曰撒哈連曰昂八烏而呼
 曰納蓋厄曰阿沙哈圍黑曰厄黑港曰古黑嶺南山
 傍曰瓦黑呼曰汗處撒谷曰昂把烏黑曰昂把釋楞
 採捕山曰勒夫渡口曰一八單曰依蘭峯曰朱綠峯
 曰呼朱白葉 正藍旗人參山曰東勝阿曰加哈嶺
 曰瓦爾喀什曰扎兒呼河曰吉母申曰書谷曰倭兒
 烘噶哈曰昂巴噶哈曰木敦家姆占曰灣他哈曰紐
 王澗谷曰非牙郎阿曰阿什哈温扯黑採捕山曰阿
 濟革牙哈曰木克峯曰阿姆灘納交爾齊曰昂巴牙

哈 鑲藍旗人參山曰扎姆必汗曰扎東阿曰色欽
曰扎庫木曰厄一夫峯曰都稜曰溫泉曰扎兒呀河
曰圍黑法山採捕山曰牙瀨港曰
一吞木克曰波吞波吞曰酸馬岡

遼東人獲 本草云人獲與甘草同功而易蛀惟納器
中密封可經年不壞紫桃軒雜綴云人參

一名人 淺淺者漸漬之義 又名人 微微亦微漸之義
一名人 御以其生有階級 又名鬼 蓋以其生背陽向

陰 又有神草地精海腹之名 異苑云人參名土精海
錄云天狗人參也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為人參

廢 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 人參不生 說文云獲
與參同 扁鵲云有毒或生邯鄲 西溪叢語云梁書阮

孝緒母疾 須人參 舊傳鍾山 四月發芽 五月花花白
所生有鹿引之 鹿滅得此草

色如韭花 叢大者若椀 小者若鍾 六月結子若小豆

而連環色正紅久之則黃而扁 扁鵲云三月生葉小
花核黑莖有毛九月

採根 初生一極 四五年兩極 十年後三極 年久者四極

每極五葉 葉若芙蓉 一莖直上 扈從東巡 目錄所謂

百尺杵也 高者數尺 低者尺餘 陶隱居曰 上黨參形

長而黃多潤 實而甘 百濟形細而堅 白氣味薄 遼東

形大而虛軟 紫桃軒雜綴云 生上黨山谷者 最良 遼

東次之 高麗百濟又次之 異苑曰 上黨者 人形皆具

能作兒啼 西溪叢語曰扁鵲云有頭足手面目如人
廣五行記云土下有呼聲掘之得人參如

人形四體備具聲遂絕隋書五行志曰高祖時上黨人家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夷堅丙志曰青城老澤平時無人至其間闕壽卿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勢薄暮鳥鳴猿悲境界淒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滿山皆牡丹也幾二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欣然延入布席而坐少頃設麥餅一鉢菜羹一盂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坐俄出一物如小兒狀置于前泉莫敢下箸獨壽卿劈食少許翁曰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藏而皆不顧何也取而盡食之曰此松根人參也 今上

黨百濟皆枯白無味而遼以東產產多黃潤甘實不盡如前所云而人形畧具者聞亦有之但不能作兒

啼耳甲子乙丑已後烏喇寧古塔一帶採取已盡八

旗分地徒有空名官私走山者非東行數千里入黑

金阿機界中或烏蘇江外不可得矣

高麗人作人參贊云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

椴樹相尋

居易錄曰宋思陵得李洎時畫人參地黃二藥裝潢之御書東坡二贊有鍾太常家

法其贊參云上黨天下眷遼東真井底元泉傾海腴白露灑天醴靈苗此孕毓肩股或具體移根到羅浮

越水灌清泚地殊風雨隔臭味終祖禰青極綴紫萼圓實墮紅米窮年生意足黃土手自啟上藥無炮炙

斲鬻盡根柢開生定菟兔憂患何足洗糜身副吾口既食首重稽楊升菴藥市賦曰人參三極來自高句

驪之國桃枝九折
出於舊昆明之陬

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

納稅六錢

例云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

三十斤鎮國公二十二斤半輔國公十七斤半護國將軍十二斤半輔國將軍十斤奉國將軍九斤奉恩將軍七斤半准免關稅餘參每斤納銀六錢其買參者准於盛京開原等處採買不許於打牲之處採買

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採者也每歲三

四月間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於飢寒

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

萬餘人凡走山創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為長

號曰山頭陸行乘馬水行駕威弧

獨木小舟名沿松花江

至諾尼江口登岸覆舟山谷間乃入山相土山頭坐

而指攜四人者剥樹皮為窩棚又擇一人炊三人樵

蘇夜則燎火自衛曉食已人攜小刀一火石包一四

尺長木鏡一皮袋一隨山頭至嶺受方畧認徑路乃

分走叢木中尋參子及葉

扈從東巡日錄云其草一莖直上獨出眾草光與曉

日相得則跪而創之山頭者時時立嶺上作聲以呼

其下否則迷不能歸矣日暮歸窩棚各出所得交山頭乃洗剔而煮按寶錄云先以水漬參明人佯不欲市邊人恐朽敗急售多不得價

太祖乃命煮而售之煮參始此近又以煮則味薄改而為蒸矣貫以縷懸木而乾之

日惟曉夜再食糧盡則五人均分而還

關東人呼參曰貨又曰根子肉紅而大者曰紅根半

皮半肉者曰糙重空皮曰泡平視泡之多寡定貨之

成色扈從東巡日錄有紫團白條羊角金井玉蘭諸名已巳庚午間足色者

斤盛古塔參以十八兩為斤奉天以十九兩為斤京師以南以二十兩為斤十五兩八九

色者斤十二三兩六七色者斤九十兩對冲者六七

兩泡三兩若一枝重兩以上則價倍一枝重斤以上

價十倍成人形則無價矣相傳康熙二年得人形者

一枝重二十二兩獻於

朝後絕不得

窩稽人不貴貂鼠而貴羊皮凡貂瓜褂合縫鑲邊處

必以黑羊皮一線飾之松漠記聞云不貴貂鼠者以

其見日及火則剝落無色余謂此無他不過厭常喜

新耳今寧古塔梅勒章京以下皆著捨獠獾狼皮襖而服貂者無一人也若帽則皆貂矣豈獨不畏剝落耶 貂鼠喜食松子大抵穴松林中或土窟或樹孔捕者以網布穴口而煙熏之貂出避輒入網中又有縱犬守穴口伺其出而嚙之者然不貴恐其損毫毛也紫黑色毛平而理密者為上紫黑而理密者次之紫黑而疎與毛平而黃者又次之白斯下矣 謂黑白黃貂鼠皮也 康熙初易一鐵鍋必隨鍋大小布貂於內 胡嶠陷虜記所

滿乃已今且以一貂易兩鍋矣 明時鐵鍋不許出邊隆慶四年俺答受封

順義王後諸所請皆酌給獨不與鍋哀告數次終不允北邊如此東可知已所以初時難得則貴重久之

日多日 易一馬必出數十貂今不過十貂而已馬良賤矣

者乃十四五亦不以上貂易也上貂皆產魚皮國 即窩

稽諸部以其服魚皮故名北史室韋傳南室韋北室韋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衣以魚皮大室韋尤多貂及

青 歲至寧古塔交易者二萬餘而貢貂不與焉寧古

塔人得之七八月間售販鬻京師者歲以為常而京

師徃徃賤挹婁而貴索 平倫蓋以索倫貂毛深而皮

大也然不若挹婁之耐久矣

貉子皮出魚皮國者佳大與狐等每皮價四五錢拔

鎗毛毛之長而勁者曰鎗毛為帽脊曰鑽草唇曰坐草腹曰拉

草鑽草紺色上也坐草黃色中也拉草灰色下也塞

外禦寒在貂上有為被者若為褥則不拔鎗毛鎗毛

銳黃黑色

鹿皮麁皮火石火戔銼草紅根草及諸木桿皆有貢

額按會典咸京將軍每年進鹿皮一百張麁皮一百張鎗桿三百根又桿一百根楊木箭桿三千根樺

木箭桿二千根槩木一百根火石一斗鞭桿八百根銼草五百斤紅根草五十斤火戔三斤歲以為常

滿洲舊無文字有之自

太祖始按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二月

太祖以蒙古字製國語創立滿文行國中命額爾德

尼榜式榜式一作榜什又作幫寶蕭大亨云能書者之稱也有侮慢之者罰馬一

本朝天聰五年七月始停止但稱筆帖惟大海庫爾

纏等仍得稱榜式池北偶談云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肅公文毅公是也大海榜式大海所譯

有刑部會典素書三畧萬寶全書未竟者通鑑六韜孟子三國志大乘經立字母十二名

曰十二兀柱頭。兀柱頭所載與漢人反切相類。左司筆記

云國書大率如古人反切如墨為不黑空為温通之類漢人呼筆為不律出之爾雅今北方呼筆為不至

國語以或一語為一字或數語為一字意盡則以兩筆為廢

點節之其書左行與漢反池北偶談云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

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殿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

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波撒彷彿漢隸蓋蒙古字本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從隸書變出而滿書又從蒙古變出旁加以點是以

仍近漢隸五代史云增損隸書之半以代刻木之約

此一據也按金史完顏旻因契丹漢字命谷神倣遼漢字制合本國語為女真大字又有女真

小字則滿洲之初未嘗無文字也或久而失傳大海更創之耳

邊外文字多書於木往來傳遞者曰牌子以削木片

若牌故也存貯年久者曰檔案曰檔子以積累多貫

皮條掛壁若檔故也然今文字之書於紙者亦呼為

牌子檔子猶之中土文字漢以前載在竹簡故曰簡

以韋編貫故曰編今之人既書於紙為卷為部而猶

呼之為簡為編也

監高麗互市筆帖式云己巳冬會寧府民獲野雞子
十破其一中有十窺遂連破三四莫不然告之吏吏

剖其一亦然乃獻之王所

高麗咸陽郡新溪書院故新羅國佛寺遺址也宗德

六年六月有寓居人元年者掘地得一甕貯金二十

四片每片刻安春大吉甕蓋刻一千年字送於

朝却之

寧遠州人曰明總兵李如松入朝賜宴陪宴官某問

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

心如松寧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為遼東名將今鎮藍旗李氏如李輝祖李鍾李林陸續皆其後

也

聞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

奉天多都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按四鎮三

關志都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胆力巡

撫王朝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揆

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

遼東產何物如松曰產好李某曰不知心若何曰赤心如松寧遠伯李成梁之子父子兄弟俱為遼東名將今鎮藍旗李氏如李輝祖李鍾李林陸續皆其後也聞原縣城中有浮圖一土人云有鏡二十四著頂上奉天多都將軍廟將軍名佐明成化間人按四鎮三關志都佐者定遼前衛指揮使也善騎射有胆力巡撫王朝令署都指揮事成化三年春隨總兵施英揆奉集堡遇敵二千餘佐率五百騎敗之復追至樹遮

樹遮山亭

里峻山峭壁中鏖戰忽有一枝策馬退走眾遂潰乃
 下馬步戰久之知不可為遂自刎報未至途人見佐
 乘白馬挾弓鼓吹而回佐家亦聞鼓吹聲守臣上其
 事立祠遼陽都御史吳禎為撰碑記撫順境外部落
 凡有疾癘禱之立應至今滿洲跳神昏祠之或曰京
 師堂子所祀者亦將軍云按會典每年元旦
 皇上率親王以下副都統
 以上及外藩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叩頭禮每月朔
 親王以下貝子以上派一人供獻四月初八日內府
 並王貝勒一人依次備供齋戒是日不祈禱不祭不
 理刑名康熙十二年定祭堂子漢堂官不隨往

寧古塔地不計畝而計晌晌者盡一日所種之謂也
 納當浙江田四畝金匱賢志量田以營造尺五尺
 為步闊一丈長二百四十步為
 畝一夫種二十晌晌收穀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
 薄為等穀穀九十種曰稗子曰小麥曰大麥曰粟米
 也曰秫粘穀也用曰黍夫黃米也作曰稷糜子米也
 以造酒餚亦可為酒曰稷空酒亦可
 為曰高粱蜀黍也曰蒼麥曰擴麥鈴鐺
 麥也而以稗子為最
 非富貴家不可得地二十晌之佳者價五兩稗子穀
 石一兩小麥石五兩大麥石一兩五錢粟秫黍稷高

梁蕎麥石各二兩。糠麥石一兩三錢。凡一石可當通州倉二石五斗。此己巳庚午間糧價也。

陳敬尹謂余言曰。我於順治十二年流寧古塔。尚無漢人。滿洲富者緝麻為寒衣。擣麻為絮。貧者衣麀鹿皮。不知有布帛。有之自予始。予曾以疋布易裨子穀三石五斗。有撥什庫某。得予一白布縫衣。元旦服之。人皆羨焉。今居寧古塔者。衣食粗足。則皆服綉緞。天寒披重羊裘。或捨狽獾狼皮打呼。皮長外套也。惟貧者乃

服布。而敬尹則至今猶布袍。或著一羊皮緞套耳。

寧古塔宴會。以十二簋為率。小喫之數亦如之。爭強鬥勝。務以南方難致之物為貴。一席之費。大約直三四金。滿洲則例用犧牲。或豬或羊。或鷄。其費更甚。

寧古塔多業農賈。賈者三十六。其在東關者三十。有二。土著者十。市布帛雜貨流寓者二十二。市飲食在西關者四。土著皆市布帛雜貨。農則無算。而奴為多。其俗貴富而賤貧。貴老而賤少。貴漢而賤滿。何也。凡

東西關之賈者皆漢人滿洲官兵貧衣食皆向熟賈賒取俟月餉到乃償直是以平居禮貌必極恭敬否則恐賈者之莫與也况賈者皆流人中之尊顯而儒雅者與將軍輩皆等夷交年老者且弟視將軍輩况下此者乎居人無凍餒者凍餒則羣斂布絮糧食以與之夜戶多無關惟大門設木柵或橫木為限防牛馬逸出也比年來正二月間走山者或盜馬因設堆子巡警他時牛馬猪雞之類無失者失十餘日或月餘必復得

寧古塔滿洲呼有爵而流者曰哈番哈番者漢言官也而遇監生生員亦以哈番呼之蓋俗原以文人為

貴文人富則學為賈陳敬尹周長卿貧而通滿語則代人賈

所謂掌櫃者也錢德維貧而不通滿語則為人師師者胡子

有李召林吳英人王建侯李口口彭口口師終歲之獲多者二三十金少

者十數金而已掌櫃可得三四十金

寧古塔有七廟曰關帝廟在城東三里馬王附其後

道人揚州蔡森生守之年已七十九矣。曰西廟在城西三里，吉陵倚其後，虎兒哈河流其前，中有銅觀音一，高八九寸，蓋旗章京某所捨也。某云阿機人釣而得之，江以為神，殺牛豬雞鶩必祭，而以血塗其口。余以牛一強易之，識者皆指為宋物。又蓮花石承柱二，亦自地中出者。庚午二月初六日，僧寮火，觀音殿以救免。余為僧作引募修，西行時已得六十金矣。僧名淨金，溫州人。秋笳集所稱淨公者是也。弟子二，一名

雪蒼，一名宣遠。曰既濟廟在城西北百步，祀龍王火神，僧名天然，李其姓，河南諸生也。甲寅乙卯間，以逆黨為阿機奴，妻年少絕色，主者呼之裝煙，不應，自縊死。天然遂下髮為僧，余父憐之，為梅勒章京言屬守廟。廟額余所書也。曰三官廟在城東北百步，道人朱一翁，故南昌王後也。年七十二，曰子孫娘娘廟在三官廟東，朱一翁兼守之。曰城隍廟在城東南一里，直隸劉典史建，因自守之。居人薄守者多不往。曰土地

京師人指為海獺皮者也

紅姑娘一名紅娘子狀若彈丸色紅可愛味甜酸子若魚子八九月間熟草本有節若秋葵莖而淡紅烹湯亦可飲

大發哈魚一作打法哈子若梧桐子色正紅噉之鮮水耳其皮色淡黃若文錦可為衣為裳為履為襪為線本產阿機各喀喇而走山及寧古塔之貧者多服用之

楛木長三四寸色黑或黃或微白有文理非鐵非石可以削鐵而每破於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相傳肅慎氏矢以此為之好事者藏之家非斗粟疋布不可得按楛矢自肅慎氏至今凡五貢中國周時貢後常道鄉公

景元末又貢晉元帝初又貢成帝時通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後魏太和十二年遣使又貢而勿吉

室韋之俗皆以此為兵器或曰楛矢或曰石鏃或曰

楛砮歷代史傳言之媿媿魏書勿吉傳箭長尺二寸以石為鏃北史勿吉傳自

拂涅以東皆石鏃唐書室韋傳器有角弓楛矢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今余

學種各色俱有然價甚貴芋薺澱子中平地為澱子亦生

人不知食黃精極多賤者乃食之蘑菇猴頭雞腿之

外尚有數種然狀莫大於猴頭味莫鮮於雞腿雞腿

蘑菇籬落間皆有之往吳漢槎還病且死謂予曰余

宜古塔所居籬下產蘑菇今思此作湯何可得予時

竊笑之以為蘑菇所在有何宜古塔也及予省覲東

行乃知宜古塔蘑菇為中土所無而漢槎舊居籬下

所產又宜古塔所無者今此屋屬河南李聞遠而磨

菇已盡數年來數祁家馬槽下者為第一矣祁家者祁奕喜

妾所居也

護臘革履也絮毛子草於中可禦寒毛子草細若線

三稜微有刺生澱子中拔之頗觸手以木椎數十下

則軟於綿矣一名護臘草土人語云遼東三件寶貂

鼠人參護臘草余謂參貂富貴者之寶也護臘草貧

賤者之寶也有護臘草則貧賤者生無參貂則富貴

者死

塔子頭

扈從東巡日錄作塔兒頭非或名和尚頭

苗長尺許若麥門冬草

春綠夏青秋白冬則土人以火燎之焦而黑矣根紫色細若線糾結成團堅如木石大者抱小者握自相連聯絡參差生泥淖中馬行其上春夏最難一失足陷隙際不能起秋冬冰堅則如陸地然和尚頭仍不與冰等也土人有取以為枕者玩之絕可愛余欲攜其一示好事者以馬力不勝而止

松塔松子節也狀若塔故名大者高尺許打松子者

入阿機中伐木取之木大塔多者取未盡輒滿車往時不甚貴近取者多百里內伐松木且盡非裏糧行數日不可得價乃數倍於前己巳庚午間銀六錢買一大斗然食者少不甚買也余初至日食一升三四日後唇焦舌燥不敢食矣

榛高二三尺草也而似木經霜後子落可拾榦可為薪否則入野燒春夏間復生品素賤己巳秋獨少價遂與松子等

樺皮樺木皮也樺木徧山皆是狀類白楊春夏間剥其皮入汚泥中謂之曰糟糟數日乃出而曝之地白

而花成形者為貴金史所謂醬辦是也按金史輿服志醬辦樺者

謂樺皮斑文色殷紫如醬中豆辦也金人佩刀皆以醬辦樺為鏑口又北史鉢室韋用樺皮蓋屋

發北數十里特設樺皮廠有章京按會典設採樺皮六品官一員

有筆帖式有打樺皮人每歲打樺皮入內務府而

遼東樺皮遂有市於京師者矣按會典康熙二十六年以前間一年取虛

古塔樺皮九千片

邊外驛站相去遠近不一或百里或百餘里或七八

十里然所謂七八十里者凡三九月間亦必走馬竟

日乃得到宋王沂公所謂但以馬行記日約其里數者也行稍遲或冬月日

短發不早鮮有不露宿者土人謂之打野營露宿必傍山依

樹近水草年少而賤者持斧伐木燎火自衛或聚石

為竈出銅鍋作粥人持一木碗啜之雨雪至無從避

披裘凍坐而已每站設筆帖式一俗呼幫識撥什庫一

俗呼莊頭一小頭一壯丁不為限大抵業農賈小頭

者役於撥什庫者也。莊頭者管壯丁者也。撥什庫專司應付筆帖式登記檔案。以體統言之。筆帖式有印若尊於撥什庫。而派軍馬草料。則不敢侵其權。是以一站之人。惟撥什庫是畏。前此每站居人多者數百家。少者數十家。今愛渾將軍盡撥壯丁為水手工匠。而山東西與京東之流寓者。周胡嶠記曰。遼上京西樓交易。中國人并汾幽 薊為奉天將軍。又復驅之入關。存者不過十餘家。而 廢多 十另行 年前。行柳條邊外者。率不裹糧。遇人居。直入其

室。主者則盡所有出享。或日暮讓南炕宿客。而自卧西北炕。馬則煮豆麥。判草飼之。客去不受一錢。他時過之。或以鍼線荷包贈。則又煮乳猪。鷄雞以進。蓋是時俗固厚。而過客亦不若今日之多也。今則走山者以萬計。踪跡詭秘。倉卒一飯。或一宿再宿。必厚報之。而居者非雲貴流人。則山東西賈客。類皆巧於計利。於是乎非裹糧不可行矣。然宿則猶讓炕。炊則猶樵蘇。飯則猶助瓜菜。尚非中土所能及也。

遼以東皆產鷹，而寧古塔尤多。設鷹把勢十八名。

以流

人子弟或奴僕為之，兼衙門行杖。

每年十月後即打鷹，總以得海東

青為主。海東青者，鷹品之最貴者也。純白為上，白而雜他毛者次之，灰色者又次之。既得，盡十一月即止。不則更打。若至十二月二十日，不得不復更打矣。得

海東青後，雜他鷹遣官送。內務府或

朝廷遣大人自取之。送鷹後，得海東青，滿漢人不敢畜。必進梅勒章京。若色純白，梅勒章京亦不敢畜。必

送內務府矣。凡鷹生山谷林樾間，率有常處。善打鷹者，以物為記，歲歲往，無不遇。惟得，差不易耳。視其出入之所，繫長繩，張大網，晝夜伏草莽中，伺之。人不得行，行則驚去。

寧古塔溫飽之家，好打馬吊。少年者尤甚。吊牌、籌、馬、皆致自京師。窮極工巧。凡賭，不以銀，而以核桃、紅棗、猪羊之類。

滿洲有大宴會，主家男女必更迭起舞。大率舉一袖

於額反一袖於背盤旋作勢曰莽勢

隋文帝所謂常作用兵意也

書勿吉傳隋文帝時宴勿吉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曲折多戰鬪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乃有此物常

作用兵意何其甚也

中一人歌衆皆以空齋二字和之謂之曰

空齋

金志所謂鷓鴣聲者近是

猶之漢人之歌舞蓋以此為壽也

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煙次獻乳茶名曰奶子

茶次注酒於爵承以盤客年差長主長跪以一手進

之客受而飲不為禮飲畢乃起客年稍長於主則亦

跪而飲飲畢客坐主乃起客年小於主則主立而酌

客客跪而飲飲畢起而坐與席少年欲酌同飲者與

主客獻酬等婦女出酌客亦然是以不沾脣則已沾

脣則不可辭蓋婦女多跪而不起非一爵可已又客

非懼醉而辭則主不呼婦女出出則萬無不醉者矣

凡飲酒時不食飲已乃設油布於前名曰劃單即古

之食單也進特牲以解手刀割而食之食已盡賜客

奴奴席地坐叩頭對主食不避

牛魚羶魚也頭畧似牛微與南方有別然土人直呼

為鱖惟中土人或謂之為牛耳重數百斤或千斤混
 同黑龍兩江虎兒哈河皆有之最不易得得之則羣
 聚而鬻食之演繁露載契丹主達魯河釣牛魚以占
 歲海陵集稱與金蘭酒並賜使臣周麟之海陵集云
 有梁大使者先朝
 內侍官也入館傳旨賜金蘭酒二瓶銀魚二老堂雜
 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
 牛魚二盤又云牛魚渾同江其大如牛
 志亦云一尾之直與牛同周必大二老堂雜志云周
 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
 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非舊例也樞密則牛魚在
 其首歸獻於朝同館王龜齡目為魚頭公
 遼金時已貴重矣然其味猶在鯽魚下鯽魚大者三

斤小者若鱖鯽鯽率重一斤
 中土之貴品也鮮美不可名狀若牛

魚徒肥耳不甚鮮也塞外凡魚皆肥美余去時於棉

花街市一鯽魚重十斤價銀
 二錢十五人食之不盡余欲

更市一尾進吾父同行者曰宜古塔魚更佳何市

為及至果然蓋宜古塔城臨虎兒哈河水開後無貴

賤大小以捕魚為樂或釣或網或以叉或以鎗每出

必車載而歸不須買也惟冬月鑿冰則捕者少好逸

者乃買耳

康熙丙寅年沙兒虎舊城

去寧古塔四十里

掘一銅章傳送

禮部大若州印面篆合重渾謀克印六字背左一行

楷書如面文右一行刻大同二年少府監造八字按

大同遼世宗年號而謀克則世傳金爵也

金三百戶置畏日謀

克十謀克置畏日猛安

今觀斯印則金未建國號為遼屬國時

已有斯爵而後特廣之耳

柳邊紀畧卷四

山陰楊賓耕夫著

鐵嶺楊霈慰農編

武進長洲吳保徵校刊

津門史樂善葛毓琦參校

康熙錢行至船廠而止然與順治及明錢大小並用

船廠東至寧古塔則但知用銀銀椎匾若書帕色足

九六七以下便不用昔周胡嶠北征記曰遼上京西

樓按遼史西樓在祖州

交易無錢而用布則今之用

銀已異於用布時矣歷代銀不專用明初民間或私用太祖立禁甚嚴至正統元年

胡濙曰浙東閩廣無漕而倉有百年之蓄變通改折每石折銀二錢五分自此以後遂通行天下而銀禁

矣然按金食貨志章宗永安三年命世京北京臨潢

遼東等路錢一貫以上俱用銀鈔寶貨不許用錢一

貫以下聽民便又宋崇寧錢往往掘地得之則金時

業已用錢矣安知數年後不流行船廠以東耶

益古塔交易銀數不計奇零如至兩則不計分厘至

百十則不計錢分食用之物索於所有之家無勿與

真一兩以上者償之不則稱謝而已若有而匿不與

人或真而不盡則人皆鄙之矣四甲亞三律說西

漢人之以罪至者雖與漢軍不同然毋與漢軍為伍

在滿洲真異齊滿洲則綏呼為漢人漢軍亦不以此

自別蓋與京師漢軍有截然不同者矣北朝偶漢云

齊遼東人號為漢軍直有人為漢人元時則以契丹

高麗女直竹因互竹亦互木里濶互竹溫渤海八種

為漢人中國為南人北海唐祭於洛州宋明祭於益州順治康熙間祭於

元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一十五

河南濟源縣後以都察院付都御史徐元璣言改祭於混同江

北鎮暨巫閭山在遼東廣寧縣遼太祖陵在廣寧縣中屯衛有大事遣一官致祭

俗尚齒不序貴賤呼年老者曰馬法馬法者漢言爺爺也呼年長者阿哥新歲卑幼見尊長必長跪叩首尊長者坐而受之不為禮者必叩至三則蹙而昂首若聽命者然尊長者以好語祝之乃一叩而起否

則不起也然亦無不祝者少者至老者家雖貧必隅坐隨行出過老者於途必鞠躬垂手而問曰賽音錢

作塞痕賽音者漢言好也若乘馬必下俟老者過老者

命之乘乃敢避而乘宴會必子弟進食行酒不以奴僕客受之亦不酢往來無內外妻妾不相避年長者之妻呼為嫂少者妻呼孀子若弟婦

婚姻擇門第相當者先求年老為媒將九則男之母徑至女家視其女與之簪珥布帛女家無他辭男之

明倫彙編 家範典 禮儀典

父乃率其子至女之姻戚家叩頭姻戚家亦無他辭
乃率其子姪羣至女家叩頭金志所謂男下女禮者
是也女家受而不辭辭則猶未允也既允之後然後
下茶請筵席此男家事也女家惟賠送耳 結婚多
在十歲內過期則以為晚

上元夜好事者輒扮秧歌秧歌者以童子扮三四婦
女又三四人扮參軍各持尺許兩圓木戛擊相對舞
而扮一持傘燈賣膏藥者前導傍以鑼鼓和之舞畢
乃歌歌畢更舞達旦乃已

十六日滿洲婦女羣步平沙曰走百病或連袂打滾
曰脫晦氣入夜尤多

正二月內有女之家多架木打鞦韆曰打秋千

歲除必貼紅紙春聯聯貴四六歲易新句或與舊稍
同則不樂

十月人皆臂鷹走狗逐捕禽獸名曰打圍張舜民使
遼錄云北

人打圍一歲間各有處所五月釣魚海上於水底釣
大魚二三月放鷓鴣號海東青打雁四五月打麋鹿六

七月於涼淀坐夏八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按定旗分按會典

鑲黃旗圍獵山曰哈代上澗坳曰威諄河曰河爾法

盪曰加色曰葉炕厄嶺曰沂澈漲泥河曰獻嶺曰果

羅河曰一馬呼港曰得弗口曰交河正黃旗圍獵

山曰喀普赤藍曰勒克得弗口曰朱扯正白旗圍

獵山曰沂澈漲泥河曰科羅河曰復漲泥河曰吉當

阿河岸曰蒙古谷曰打起曰朱扯滾正紅鑲紅二

旗圍獵山曰覺羅打陽阿曰邊米牙呼曰會肥一藍

木曰黑林曰過而名岡曰呼渾曰肥得里曰都什黑

曰毒黑河曰勒夫峯曰色黑驪達馬納曰會肥圍屯

鑲白旗圍獵山曰喀普赤藍曰木單焉泰曰上澗

峯曰色勒五魯庫曰江都庫峯曰火把峯曰渾濟你

什哈河正藍旗圍獵山曰吉當阿河西岸曰圍黑

夸藍曰一吞河曰昂巴西伯曰納親河曰葉黑一藍

木黑林鑲藍旗圍獵山曰書民烏力汗曰馬打堪

岡曰色朱稜不拘平原山谷圍占一處名曰圍場無

曰酸焉瓦色論人數多寡必分兩翼由遠而近漸次相逼名曰合

圍或一合再合扈從東巡日錄云我朝行圍八旗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

翼馳山谷間名曰圍場惟視藍旗所向以為分合有斷續不整者即以軍法治之京服色亦隨本旗惟御前侍衛及內大臣得穿黃衫行圍之法以鑲黃旗大纛居中為首聖駕在大纛之前按轡徐行兩翼門纛相遇則立而不動以俟後隊漸次逼近謂之合圍緹騎環山旌旄昭野狐兔麋鹿散走圍中或皇太子射之親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圍中發一矢獸有出圍者方許扈從諸人

捕之亭午就山陽張黃所得禽獸必餉親友善打圍
幄尚食一日凡兩合圍

者一冬得雉常一二千不善者有終歲不得一者矣

滿人病輕服藥而重跳音條神亦有無病而跳神者富

貴家或月一跳或季一跳至歲終則無有弗跳者未

跳之先樹丈餘細木於墻院南隅置斗其上謂之曰

竿按會典堂子祭儀每年三月初一日九月初一日俱立竿致祭親王郡王貝勒每家各祭三竿貝子

鎮國公輔國公每家各祭二竿鎮國輔國奉國將軍每家各祭一竿不祭者聽其無爵宗室不祭凡致

祭日期初一日 皇上祭初二日 禮親王府初三日 鄭親王初四日 睿

親王初五日 肅親王初六日 英郡王初七日 豫郡王

初八日 額爾克楚赫虎兒貝勒初九日 羅羅渾貝勒

初十日 額勒渾貝勒十一日 饒餘貝勒 康熙二年

定親王立竿祭期第一 康親王第二 顯親王第三 莊

親王第四 安親王第五 裕親王第六 簡親王 四年

定郡王立竿祭期第一 溫郡王第二 惠郡王第三 信

郡王第四 平郡王第五 順承郡王 此定期 若遇

皇上致祭則應祭之家停祭 貝子公等依次致祭

凡祭三竿之家於定期內各祭一竿過十一日後再
各祭二竿或致祭日有兩三家同祀神者仍依次俟
應先祭之家祭畢次祭之家方祭如親王貝勒於定
期致祭之日有事不得祭預期知會禮部令次祭之
家致祭其有事者隨便補祭 每年三月初一日俱
立竿
皇上親往致祭是日鹵簿大駕全設內掌儀司官設
皇上行禮坐褥於堂子正殿內一前圓殿一

上具禮服於正殿圓殿神前行一跪三叩首禮諸王大臣俱排立不隨行禮祭畢

上在丹陛上西傍正坐公以上亦在丹陛上分翼排坐進祭物飲祭酒畢作樂還宮祭時著肉

斗中必有鴉來啄食之。謂為神享。跳神者或用女巫。或以冢婦。以鈴繫臂後。搖之作聲。而手擊鼓。鼓以單牛皮。冒鐵圈。有環數枚。在柄。且擊且搖。其聲索索然。而口致頌禱之詞。詞不可辨。禱畢。跳躍旋轉。有老虎。回回諸名色。供祭者。猪肉。及飛石。黑阿峯。飛石。黑阿峯者。黏穀米糕也。色黃如玉。質膩。糝以豆粉。蘸以蜜。跳畢。以此徧餽隣里親族。而肉則拉人於家食之。以盡為度。不盡則以為不祥。

盃古塔燒酒曰湯子酒。祁奕喜風俗記斤銀四分黃

酒斤銀三分。然燒酒家為之不須沽。惟黃酒多沽飲耳。

油皆蕪子所打。斗得油八九斤。扈從東巡。日錄所謂。媽龍膩盟者是也。氣頗觸鼻。品在菜油下。然菜油至自奉天。不常有。

糠燈俗名蝦棚以米糠和水順手粘麻逆手粘則不可燃

曬乾長三尺餘插架上以三歧木為架鑿空其端插糠燈於中可進退或木

牌削木牌鑿數眼於上懸之梁下用與架同燃之光與燭等而省費然中

土人多用油燈

自昔器皿如盆盞椀盞之類皆剗木為之數年來多

易以磁惟水缸槽盆猶以木

扒犁土人曰法喇以木為之犁而有架車而無輪轆

長而軟雪中運木者也駕以牛

烟囪多以完木之自然中虛者為之久之碎裂則護

以泥或藤縛之土人呼為摩呼郎

室古塔船有二種小者曰威弧扈從東巡日錄作威護獨木銳

首尾古所謂剗木為舟者是也可受三四人者曰

五板船三艙合五板為之合處不用灰麻釘以木水

漬則以青苔塞之今愛渾戰船則官運灰麻釘油為之其費不貲可受十餘

人常責一人執青苔以俟不遑他顧他顧則水入船

矣槳長數尺兩頭若柳葉而圓其中人執之左右棹

若飛開元新志所謂乘五板船疾行江中者是也。五板船富者乃有之。咸弘隨處皆有。秋冬則以為馬槽。

馬春夏皆放青。秋冬始喂於家。

設堆子巡夜始於己巳。南關定更鐘始於庚午。梅勒章京雅秦命商人丁二等自奉天鑄往。文曰宣古塔定更鐘。康熙二十九年造。

宣古塔薪不須買。然二十年前門外卽是。今且在五里外。必三四鼓募食往。健者日致兩車。弱者致一

車。

俗以伐木為第一勞苦。

每年冰雪中運一年之薪積於舍南。

若出二三月凍開不可運矣。蓋木至春則滋潤。非斧

斤可伐。

冬間合抱之木一二斧卽剖十餘斧卽斷。他時則否。

一也。冰雪融地皆

翻漿。

泥淖也。

陷車傷牛二也。清明後十日開犁布穀。不

暇入山三也。富者奴任之。貧者子若孫任之。或無子孫則僱倩人間有買者。大率二錢一車。冬春間所燒皆濕木。然入炕卽蒸。夏秋則不乾不蒸矣。

山多櫟柞。椴類銀杏。鋸板可為器。其皮可為瓦。浸

謹呼二相公而不名其唾罵如故或責之其子曰我
非孔和尚子也我葉姓孔和尚詐我銀不得速我獄
破我家殺我我索之三十餘年今乃得之必殺乃已
言訖舉室中斷石擊之不中元昭避戶外不敢出聲
而進飲食如故十三日魁涕泣求免元昭乃為言於
官釋之數日復持刀逐元昭元昭匿披甲家余行時
未已也

福建陳昭令於沙關北掘一鏡長四寸八分濶二寸
五分四角皆委上凸下凹背有紐在其端中有篆文
曰浴躡窰旁像二龍而各加劍於首一象水波紋
宣古塔有人掘一鏡背鑄銘兩行左一行不可辨右
一行曰不劍而鏡

前宣古塔將軍安

珠瑚

於福兒哈河邊得一殘碑僅

五行合七字首行曰上順國次日不次日字次日歸
次日佃

己巳年人傳飛牙喀一碑本屬漢文而譯為滿不能

錄大要其地為二岡國十年教養之後立此碑版後

書東唐國鎮守滿種山將軍王元亮又有都指揮同

知等官名按中國無東唐之號豈高麗前代耶書之

以問世之知者

寧古塔官皆世襲如將軍梅勒章京死授其子本處

牛录章京固山大死授其子本處蘇喇章京牛录章

京蘇喇章京死授其子代子一名分得撥什庫凡應襲之人

必至京

陛見謂之驗身子戊辰以前無不得者後在

京各旗願往者多應襲之人或有不得者矣

寧古塔書籍最少惟余又有五經史記漢書李太白

全集昭明文選歷代古文選周長卿有杜工部詩字

彙盛京通志呀思哈阿媽有紀事本末車爾漢阿媽

有大學行義綱鑑白眉皇明通紀纂

康熙初寧古塔張坦公有歌姬十人李兼汝祁英喜

教傻兒十六人後皆散今惟有執倒刺而謳者而山

與國時... 康熙... 乾隆... 嘉慶... 道光... 咸豐... 同治... 光緒... 宣統... 民國... 中華... 人民... 共和國... 成立... 以來... 國家... 經濟... 社會... 文化... 事業... 取得... 長足... 進步... 人民... 生活... 水平... 不斷... 提高... 國際... 地位... 日益... 提高... 中國... 特色... 社會... 主義... 道路... 展現... 強大... 生命... 力... 中國... 夢... 正在... 實現... 中華... 民族... 偉大... 復興... 正在... 進行... 中國... 人民... 將... 繼續... 奮鬥... 為... 實現... 中華... 民族... 偉大... 復興... 中國... 夢... 而... 努力... 奮鬥... 中國... 人民... 將... 繼續... 奮鬥... 為... 實現... 中華... 民族... 偉大... 復興... 中國... 夢... 而... 努力... 奮鬥...

寧古塔山序

東賈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關曰沙兒曰邀

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寧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

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

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

婦洪氏入邊遂自寧古塔放略略常路巡邊之

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寧古塔燮輝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

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

斬於市年終彙報

寧古塔自牛秉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

讓寧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

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寧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

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

東賈解女子則於己巳年一至云

莊屯之最著者曰牡丹曰覺羅曰沙關曰沙兒曰邀

鹿曰一拉岡曰蜜將曰山陰哈達曰官莊

寧古塔流人地方官防範向不甚嚴給假入關者固

多忽然宵遁者亦不乏本地既不稽查關隘出入亦

無須官票己巳十二月楊巴巴家抱骨還鄉私帶犯

婦洪氏入邊遂自寧古塔放略略常路逕邊之

兒漢必拉無官票者始不得出境矣

奉天寧古塔燮輝三將軍自康熙庚午年始凡入官

流徙人犯有犯光棍叛盜以上罪者不必奏請徑

斬於市年終彙報

寧古塔自牛秉章京至筆帖式分六部管事不相侵

讓寧古塔每年派章京一筆帖式一收管牛馬稅

銀多寡無定額作公衙門費

寧古塔無羊魏書勿吉傳無騾即有人帶至亦不能

久往時驢亦少近推碾磨者半用之然偶病輒不治

船廠宜古塔流徙者多愛渾將軍調度本地將軍以下不得主愛渾將軍舊官宜古塔熟知流人姓名按籍而無得免者故流人奴僕年壯者皆為愛渾水手。聽匠正身年老文弱者皆為幫兒幫兒幫正身者也。每年出銀六兩給正身家庚午年自將軍以下幫兒以上皆移家愛渾。朝廷給移家銀官四十兩披甲水手半之幫兒不與。余去宜古塔時尚未盡行也。

童子相戲多剔塵塵康鹿前腿前骨以錫灑其竅名喝伴哈或三或五堆地上擊之中者盡取所堆不中者與堆者一枚多者千少者十百各感於囊歲時聞暇雖壯者亦為之。凡卧頭臨炕邊腳底窗無論男女尊卑皆並頭如足向人則謂之不敬惟妾則橫卧其主脚後否則賤如奴隸亦忌之頭不近窗者天寒窗際冰霜曉且盈寸近窗余榻亦為寒氣所逼每不乾乃知頭臨炕邊亦

所
上
與
新
此
也

不得已也。近見炕皆外高內低，覺更便，但不甚濶，人稍長，便須斜卧，而絕無增廣之者，不知何故。滿洲見人，以曲躬為禮，別久相見，則相抱，近以抱不雅馴，相見與別，但執手，年長則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則立掌平執，相抱者少矣。

阿機人相見，無男女皆相偎抱，或親嘴不已。

船廠西二百里薄屯山，有金完顏婁室神道碑，高八尺八寸，濶四尺五寸，厚一尺二寸，頂高三尺，兩面鏤

蛟龍，其陰殘毀，其陽篆二十字，作五行。文曰大金開府儀同三司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碑身作楷書，文曰大金故開府儀同三司左副元帥金源郡壯義王完顏公神道碑。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

制誥兼行秘書少監 虞王府文學輕車都尉太原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 臣王彥潛 奉

上大夫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判官飛騎尉賜緋魚

袋 臣任詢 明威將軍東上閣門使兼行 太廟署

令上騎都尉平原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臣左光慶

王諱婁室字幹里衍與國同姓蓋其先曰合篤者居阿注澣水之源為完顏部人祖洽魯直贈金吾衛上將軍以射雄鄉里枝屬浸蕃乃擇廣土徙雅捷瀨水挈隣麻吉等七水之人皆附麗焉父白答贈金紫光祿大夫事世祖為七水部長時焉蠢謀寇亂者構為勾惡金紫公與同部人阿庫德協心一力拒之以附世祖王簡重剛健矯捷過人探甲蒙胄手之所及

無不超越而器識深遠幼不好弄卓然有成人風為鄉閭所愛年十有四金紫公知其材曰兒勝兵矣乃獻於穆宗一與語器之曰是子他日可以寄軍旅重任爾後阿拍留可蒲余罕等相繼逆命王從之征屢立戰功受賞遼人蕭海哩叛入于係遼籍之女直部穆宗使王覘知所在勒兵討捕王登先鏖擊蒙賞以甲胄具裝戰馬口麗出兵侵曷曷懶匈進築九城宗子贈原王付實款帥師討之王從攻其城久而不克

王言之於帥曰宜遏彼外援絕其餉道可不攻自下
從之降其城五從魏王幹帶討訛口渾叛師攻其城
王登自東南隅斧其樓柱流矢中手貫於柯攻猶不
已士衆從之以登城遂成功居其最年二十一代父
為七水部長太祖方圖義舉間召王與同部人銀朮
可問曰遼人驕矜且其見侵無厭又轄他部人陶口
東弗吾界吾欲先剪其外邑以張吾軍然後進伐何
如王進曰遼人內外口口口之余其時口口太祖攻

取寧江州王登先以戰口口元年擢授廷奉命總
督銀朮可蒙口口吉等往平係遼籍女直諸部既降
一部長而各部長告急於遼援兵三千且至王率其
已降卷旆逕進掩其不備大破之追殺千餘人明日
破奚部又敗援兵三千斬其將俘獲監戰銀牌使者
諸部以次平之宗室幹魯古略地咸州以其敵重使
會王合兵禦之乃往敗其戍兵三千於境斬其將遂
會幹古魯既而聞敵兵且至王留四謀克精銳各守

其一門與幹古魯濟水口翼王居左擊敗其所衝追殺畧盡幹古魯軍引却退口城口與所留諸謀克整陳而立王返兵擣敵背大敗之咸州既下因徇地黃龍府口太祖自將進達魯古城將與遼兵遇遣使馳召王以軍赴之太祖見其馬力疲極益以三百匹命居右翼明日兵交以衆寡不侔為敵所圍者九王所向披靡輒潰圍而出竟大破之太祖將進取黃龍召諸將議方略王進曰黃龍遼之銀府所以圍邊者拒

守甚堅若不行額其巡屬使絕外援則未易拔請試效之太祖乃令王以軍行自遼水以北咸州以西暨諸奚部城邑悉討平之進壁府城東南扼敵軍出入且巡其村堡凡有以應援者使不得交通度城中力屈可攻使馳奏太祖遂親御諸軍以至圍之王攻東南隅選壯乘覓倚梯望其樓櫓乘風縱火王乃毀民家堞趣士力戰至火然韉傷足而不知諸軍繼進敵遁不守太祖嘉其功賞御馬一奴婢三百仍賜誓

券恕死罪太祖之敗遼破敵兵九俱王挑戰有功天
輔及斡魯古阿思口等平乾顯路攻克顯州遂與遼
大帥耶律淳口口口戰於蒺藜山大破之遂下川成
徽三州徙其人民於咸州黃龍之地於是太祖命王
為黃龍路統牧皇弟遼王口統諸軍以平中京王為
先鋒至口山敗其節度使雅里斯之兵三千偕完顏
口口耶律余篤等帥師徇地奚部所向輒克始與余
篤以騎二千襲遼主於鴛鴦灤遼主遁去追至白水

弗及獲其內帑輜重大軍圍其西京城堅拒守王與
皇弟閣母攻東面製攻具以三木駢掾為洞垣右長
廊使士卒行其下以塞墮塹又作樓車鞏之以革施
四輪其上出障堞以闚敵諸軍乘之而遂克城與閣
母徇地天德雲內東勝寧邊四州及其傍諸部悉降
之叛人阿克東於是始獲都統斡魯以諸軍次白水
王營中夜有光如炬起示口王戒嚴曰將有重敵明
日聞夏人出兵三萬援遼過雲內矣斡魯以諸軍會

天德遼王前後遣騎數百迎敵竟為所掩惟數騎得
時方暑雨翰魯與諸帥議方略皆曰彼眾我寡宜
請濟師於朝比其至姑擇草牧以休養士馬王獨曰
敵據我前倘吾軍若縱之其勢益張我雖不戰亦必
來爭利或刳取新降人民則沮吾士氣所請濟師豈
能遽集耶願得精騎一千與辭不失拔離速二將以
偕見可則戰難則固壘以俟合軍宗室付古迺河之
曰爾安輕舉我軍既寡馬力疲甚將何交戰王曰制

敵如救烈火一後其時反為所乘則益難為功宜必
迎戰付古迺拔佩刀勃然曰諸帥皆不欲爾敢拂眾
耶王厲聲曰我獨與戰者非為身計蓋國家大事耳
阿昆乃欲屈忠勤之志而沮諸軍之氣乎亦挺刃相
向諸帥大驚起扞之翰魯□□□□以二將與王
偕行將至耶俞水登高以望夏軍隊伍不整方濟水
遣使馳報翰魯曰今觀敵眾而無威易與耳將挑戰
偽遁以致之請速以師進王乃分所將為二旅更出

合萬人以行出慈州乘兵渡河而南復與范致虛軍
十六萬過於朝邑大破之遂降同華進破重敵於潼
關狗地京兆敗敵數萬於長樂坡遂克京兆擒其經
制使得亮轉降鳳翔隴州鳳翔尋叛進軍城下破無
援兵十餘萬攻拔之還敗敵三萬於武功日中復敗
三萬於近地又破十五萬於渭南北趣廊延徇下諸
郡招降折可求收口府豐三州及諸城堡克晉寧軍
殺其守徐徽言京西陝府畔復討平之又破重敵於

渭水終南略地西北宋將吳玠率軍二十萬來拒遇
於武河戰十有四合而敵氣始衰遂大破之陝府又
畔往討之既成圍使以薪藟絕池築甬列衝棚臨城
攻之池水忽涸王戒將士曰敵泄池水必突地欲焚
甬也嚴備之既而煙出於塹遂撤攻具而退須臾火
發甬為所焚敵復引水自固王使以沙囊塞塹於是
梯衝並進數日攻克擒其將李口口及援兵之將趙
士伯戮之廊延復畔於是王已感末疾睿宗皇帝時

五九
為元帥將親平陝右使王先討定廊延而宋將張浚
率步騎十八萬壁富平睿宗皇帝會諸軍迎敵王至
見敵遊兵千餘踰溝來覘乃率百餘騎邀擊而設伏
於阨以輕騎誘之出將前伏發返轡夾擊之斬馘畧
盡執生口以獻遂領左翼及敵兵過於兩溝之間自
日中戰至於昏六合而後敗之始合右翼引却王援
之乃復振明日睿宗皇帝宴賚有功將士顧請王曰
力疾鏖戰以徇國家遂破大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

悉以帝筵所用金銀酒具及細堅甲冑副以馬鎧戰
馬七匹賞之由是疾增劇以天會八年十二月九日
卒於涇州回口之西原年五十有三軍中哭之如親
喪焉訃聞太宗震悼詔遣親衛馳驛護其喪歸葬於
濟州之東南奧吉里復遣皇子鶻沙虎宗子銀朮可
迓之車駕還自中京道臨其終南之際親至奠哭久
之所以贈賻者良厚天會十四年追贈使相官制行
改贈開府儀同三司又追封莘王正隆二年改封金

源郡配曰溫都氏追封王夫人子男七人長曰活女
官至儀同三司京兆尹本路兵馬都總管曰韓魯光
祿大夫迭刺部節度使曰謀衍崇進留守東京曰什
古廸金吾衛上將軍留守北京孫男仕者曰斛魯鎮
國上將軍世襲猛安曰度刺世襲謀克曰寔古符實
祇候曰撒葛祝太子內直郎曰辭烈宿衛士王鷲勇
果毅濟以明畧始自伐_考於克宋率身先行陣前
數千百戰未嘗不捷獨追獲遼主至於取汴筮馬以

涉大河威名震懾南北自國初迄今言將帥臣無能
出其右者大定十六年天子思其功烈詔圖像太祖
原廟明年大裕配享太宗廟庭謚曰壯義又勅詞臣
撰次之建碑墓隧臣竊惟王之考金紫公在世祖戡
難定亂時為不二心之臣書勲史冊王以忠貞才武
輔佐太祖太宗征伐功無與二稱頌至今傳所謂世
濟其美者歟銘曰金興受命實始翦遼武元載旆疇
若戎昭王惟世臣焯焯忠蓋視敵無前身先行陳武

元致屈順天應人天討有罪生此虎臣靡堅不摧靡
強不陪薄伐雲朔至於漠北匪學孫吳出奇縱橫以
寡覆衆殄殲夏兵掩追七連屢執醜虜反轡風山卒
獲遼主迨及伐宋經營太原所在寇敵如雲之屯王
鋒一臨如覩之雪膚公之秦奚帝三拔宋旣畫疆乃
復渝盟王弗解甲師弗留行宋阻洪河毋梁旣撤靡
抗一葦長驅而入先之鞏洛合圍汴梁困獸搏鬪擊
之而僵亦旣克汴趣師關陝虬豕裹糧金湯失險富

平之役口口口口王身厲疾威猶靡及以死勤事雖
疾亦力勁敵何有力戰乃克寇壘旣清陝右遂平王
誠有功口口口口維昔先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肖形以圖寫勲而口口口口口千載如生口
口口口口口口

寶勝寺在

盛京城西三里東西建石碑二座東一碑前鐫滿文
曰幽谷無私有至斯響洪鐘虛受無來不應而況於

法身圓對。規矩冥立。一音稱物。宮商潛運。故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憑五行之軼。極溺逝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於是元闕幽鍵。感而遂通。遙源濬波。酌而不竭。既而方廣東被教。肆南移。周魯二莊。同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朝。並勒丹青之飾。自茲遺文。間出列刹相望。其來蓋亦遠矣。至大元世。祖時有喇嘛怕斯八。用千金鑄護法嘛哈噶喇。奉祀於五臺山。後請移於沙漠。又有喇嘛夏兒把忽禿兔。復移於大元裔察哈爾林丹汗國祀之。我

大清寬溫仁聖皇帝。征破其國。人民咸歸。時有喇嘛墨爾根。隨載而來。上聞之。乃命衆喇嘛往迎。以禮接至。

盛京西郊。因曰有護法不可無大聖。猶之乎有大聖不可無護法也。乃命該部卜地。建寺於城西三里許。遂構大殿五楹。塑西方三大聖。左右列阿難迦葉。無量壽蓮花生八大菩薩。十八羅漢。天棚繪四怛的喇

佛城又有寶塔二座供佛幔打兒用黃金百兩嵌東珠金壺一把黃金二百兩又有須彌山七寶八物又有金壺一把用黃金二百兩金鐘二十一金銀器皿俱全東西廊各三楹外山門三楹至於僧寮禪室廚舍鐘鼓音樂之類悉為之備營於崇德元年丙子歲孟秋至崇德三年戊寅歲告成名曰蓮花淨土寶勝寺殿宇弘麗塑像巍峩層軒延袤永奉神居豈惟寒暑調雨暘若受一時之福利將世彌積而功宣身雖遠而名劬行將垂示於無窮矣

大清崇德三年戊寅秋八月吉旦立國史院大學士剛林撰滿文學士羅繡錦譯漢文弘文院大學士希福譯蒙古文道木藏古式譯圖白忒文

塞外草

高韻山



山陰楊賓耕夫著

鐵嶺楊需慰

飛燕山

長洲吳保徵
津門姚承豐校刊

魏名行並文人之年

津門史樂善校
萬毓琦參校

目錄

送懷五百字留別吳門諸同學

留別顧景范

題沈慎言扇上畫桃慎言時正出塞

金赤蓮姜日千沈慎言朱端士爾登招飲燕山
客舍時余將出塞門卽席賦別

夜坐

別張豐村依贈行原韻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發燕山

豐潤縣逢高麗使者

望首陽山

次榆關

山海關

出關

悽惶嶺

姜女祠

前衛

望海店

杏山

小凌河

大凌河

十三山

渡遼河

老邊道中

次開原縣

出威遠邊門

火燒嶺曉發

葉赫行

換車行

孤山道中

次衣兒門

捉人行

混同江

宿尼什哈站

納木窩稽

自拉發至退屯

色齊窩稽

宿賀莫索落山中

德林石

沙闌

至寧古塔

又

次韻酬周長卿

又

贈李召林侍御

又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

明府楚人

贈吳英人使君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

淨公浙人

至日

己巳除夕

人日陪 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寧古塔雜詩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後

十

十一

十二 缺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上元曲

二

三

四

四

五

塞外草

山陰楊賓耕夫著

鐵嶺楊霈慰農編

長洲吳保徵校刊

津門姚承豐校刊

述懷五百字留別吳門諸同學

憶昔居安城。髮覆纔半額。舉止異常兒。父母爭憐惜。
自謂守青緇。終身寄篇籍。薄有良田疇。東西免怵迫。
孰知生不辰。風波蕩几席。悲哉我二人。家破投蠻貊。

道遠八千里。冰堅五六尺。關雲片片黃。塞草荒荒白。
平生未出門。出門乃跼蹐。不復見中原。焉能得安宅。
猶記送行時。舟泊姑蘇驛。大母慘不言。仲父相扶掖。
宛轉就母懷。倉皇竟無策。牽衣哭一聲。寸寸肝腸磔。
弟妹年更小。但聞語嘖嘖。我尚無所知。彼亦何足責。
仲父養軍中。不作溝中瘠。車騎有香囊。仲郢無牙笏。
春冬搦管書。秋夏彎弓射。覆巢賴有此。亦足安魂魄。
蹉跎八九年。仲父復易箒。故鄉未得歸。大母垂黃髮。

極北望我父。血流雙眼赤。縱有斷鴻飛。奈此重關隔。
可憐七尺軀。悵悵何所適。從茲事硯田。長作吳中客。
愧乏齊川才。又非凌風翮。謬辱諸賢豪。謂可傾肝膈。
班荆多贈縞。盤飧或寘璧。借以供大母。庶幾慰朝夕。
而乃天不平。大母溘焉歿。客路挽靈車。家山謀窆窆。
窆窆復跼蹐。寧忍聞沙磧。恐我父母知。老年傷踊擗。
終念此大事。敢用私情格。所賴有季弟。晨昏強寬釋。
同氣有三人。季不離親側。大母在堂時。仲亦關東役。

嗟余獨何人。廿載情空劇。贖罪少黃金。鳴冤須肺石。
天子昨南巡。願以身代謫。鑿輿已垂問。鞭撻仍
遭斥。自歎一男兒。遇事能擘畫。翻不若緹縈。上書傳
史冊。歲月如逝波。轉眼已非昔。更不省庭闈。生子誠
何益。結束新征衣。包裹舊巾幘。揮手別親朋。洒淚辭
叔伯。蕭蕭白日寒。渺渺雲山碧。誰云道路長。今日乾
坤窄。

留別顧景范

少小畏京師。人情苦莫測。今年塞上行。經過一太息。
騎驢朝出門。暮歸何所得。風塵雙眼眯。怵迫徒終日。
親故豈無人。高舉不可卽。十往九不面。一面有德色。
以茲傷我懷。多君用意密。班荆道路間。贈縞復推食。
綢繆當未雨。勸誡防差忒。凡意所欲爲。莫不殫精力。
豈投漆與膠。不必須舊識。亦以久神交。信果俱可必。
君誠管樂才。百慮鮮一失。處則比卧龍。出則成羽翼。
賓也何所知。終歲但愁疾。骨肉且不保。安能更捫虱。

具區千頃波洋洋近衡泌七十二高峯峯峯可種橘
他時入玉門期君同築室靈威跡匪遙好問長生術
題沈慎言扇上畫桃慎言時正出塞

不信玄都樹今朝塞上來枝從毫末辨花自扇頭開
春色飛龍磧芳名到蠟臺莫愁霜露濕根柢在蓬萊

金赤蓮姜日千沈慎言朱端士爾登招飲燕山

客舍時余將出塞門卽席賦別

男兒生不得其所七尺堂堂若腐鼠蓬頭赤腳走邊

關撲面黃沙無一語諸君乃不嫌我真相逢客舍能
相親激昂慷慨髮上指高歌擊筑旁無人雜坐班荆
燕市口沈李浮瓜不去手葡萄架上白日斜欲起不
起恐被肘尊中酒是故園來不飲亦須三百杯殷勤
一片家鄉語誰云此是黃金臺秋風颯颯吹南陌虎
脊河邊冰幾尺短衣明日獨長征回首今朝雙眼赤
夜坐

細雨消殘暑微風送薄涼秋聲乾木葉夜氣濕衣裳

冰雪行將至，關山去正長。那堪燕市口，愁坐聽鳴蜩。
別張豐村依贈行原韻

庭闈萬里隔重關，省覲寧知慘客顏。冰合馬嘶楊柳渡，月明人過樺皮山。直因溫清離鄉國，不是周流好轍環。安得回天君有加，金雞早放老親還。

歸來行送友人之延平

閩中之山頗萃嶽，熊羆虎豹如人立。閩中之水極盤渦，上灘下灘蛟龍多。我輩勞生固其職，君亦安能早

休息。獨念今朝赴七閩，行過家門不得入。若耶溪水淺，綆短亦可汲。雲門花木深，鷓鴣啼春日。早歸來山田熟，後漁舟出草閣。斜陽秔稻香，烟波細雨綸竿濕。
發燕山

西風乾木葉，原野變顏色。征人別所知，去去燕山北。省覲亦其常，我獨何偏仄。春明發故園，秋乃辭京國。豈曰哭窮途，蹭蹬至此極。亦以走邊庭，徒旅不可得。羽箭逐莊頭，腰刀隨戍卒。渾脫取其溫，駘駘借其力。

刀環漢家豐沛今遼左。鐵馬金戈歲歲閒。

出關

誰道車書是一家。關門依舊隔中華。已看文字經重
譯。更裂軍繻過五花。草木蕭蕭歸野燒。乾坤漠漠老
荒沙。庭闈直在黃龍北。日暮愁聽塞上笳。

悽惶嶺

山海關前日色昏。風塵况復暗乾坤。不堪更上悽惶
嶺。雙袖橫流血淚痕。

姜女祠

懍懍望夫石。上有姜女祠。姜女伊何人。廟貌永不移。
風霜透中幘。冰雪老容姿。乾坤歷萬劫。血淚猶雙垂。
守險本在德。長城亦何爲。一哭且莫當。安能保邊陲。
今朝過其下。驅馬獨遲遲。歎息秦皇帝。不若一蛾眉。

前衛

一片平沙裏。荒荒百雉城。市朝從此變。衛所亦空名。
白草翻新屋。黃雲壓舊營。邊庭今不戰。無復鼓鼙聲。

望海店

遼海出長城出關已了了望之欲無遺莫若茲山好
積水遠何極分流猶浩淼風翻白日低浪動乾坤小
南疑析木偏東覺扶桑曉蜃樓遇且難況識蓬萊島
余本海濱人少小縱臨眺今日出邊庭乃復行其杪
一葦直可杭鞭石苦不早安得乘長風往復如飛鳥

杏山

昨日望滄海飄飄若神仙今日過杏山歎息臨風前

遼陽多險要此更其喉咽同行一老輩爲我語便便
太祖昔建國鐵騎來三千掘壕困其外蹤跡猶依然
百戰僅乃破流血增平川殺戮盡雞狗誰能保一椽
大刀旣已歿指劉好李名空傳指李不見長城壞萬
里銷烽烟

小凌河

日暮風蕭蕭平沙水瀰瀰立馬飲長流鳧鷗驚欲起
清徹鑿鬚眉曲折游魴鯉誰道若耶溪烟波勝於此

大凌河

小凌清且淺。大凌莽滔滔。輿梁尚未成。舟楫亦徒勞。
不若策駑馬。聊試涉波濤。忠信吾所具。執轡何哀號。
秋冬河正涸。深不滿一篙。但得登彼岸。四顧求其曹。

十三山

遼西嶺萬里。戴土皆平行。獨有十三山。石骨開生面。
削疑斧鑿工。畫敵丹青善。峯峯插烟霄。縹緲窮萬變。
崩奔類馬馳。離立如人戰。或利若金刀。或直若羽箭。

雲氣倏有無。日色遞隱見。洞口失金牛。

下有金潭側

鳴孤雁。

潭上有

胡嶠記頗詳。蔡珪詩亦美。余特過其旁。

一一爲數徧。

渡遼河

出關數百里。渡河日八九。小者不知名。大者此其右。
發源自東北。汨汨西南走。清流可濯纓。濁或泥數斗。
蕩溢起波濤。觸石聲如吼。汎濫過平沙。汪洋十餘畝。
聞道枸柳河。冰堅八月後。今年天亦寒。所遇何獨否。

獨木一扁舟。三人亦可受篙師。橫索錢安能落吾手。

澗瀨寒裳衣。呀坑沒馬首。登岸乃獨悲。魚鼈幾爲友。

老邊道中

老邊牆外草蕭蕭。千里風烟合大遼。保障人猶看舊

制。提封誰復記前朝。經過婦女多騎馬。游戲兒童解

射。自笑書生行未慣。黃沙撲面已魂消。

次開原縣

風捲平沙薦草齊。夫餘城上夕陽低。葡萄酒禁誰能

醉。首翁場空馬自嘶。郡縣未分威遠北。人家多住塔

山西。明朝更出條邊口。朔雪寒雲處處迷。

出威遠邊門

黃沙漠漠暗乾坤。威遠城頭欲斷魂。蘆管一聲催過

客。柳條三尺認邊門。亂山雪積人烟絕。老樹風回虎

豹蹲。從此征鞍隨獵馬。東行夜夜宿雲根。

火燒嶺曉發

邊外鳴雞少。輕裝逐塞翁。馬行殘月下。人語亂山中。

鬚爲冰花白。顏因鞍瘃紅。庭闈猶未達。不敢畏途窮。

葉赫行

柳條邊外九十里。葉赫河頭道如砥。荒荒草沒兩空城。一在山腰一近水。同行塞上翁。回鞭指故宮。自云葉赫王家子。不與尋常六角同。地廣兵強稱大國。老城本在河東北。前代羈縻三百年。累朝賜出黃金勒。中葉參商兄弟爭。操戈沒羽傷同室。土地人民自此分。新城更築南山側。臂鷹走馬刷烟岡。醉酒徵歌瓦

子堂。可憐國事由宮禁。亡卻新城舊亦亡。太祖恩深分左右。一門子姓皆奔走。余父猶能架海青。姓名曾著鷹坊首。鷹坊本未入鵷班。只在長楊五柞間。天潢一派從龍者。誰識王孫舊日顏。五六年來行虎脊。經過每見漸漸麥。老死風塵亦有情。能無對此飛魂魄。吾聞此語獨停鞭。相呼搔首問青天。青天青天胡不言。昔之滄海今桑田。

換車行

冰凍馬蹄行不止，歷盡千山復千水。邊門未出已難堪，況出邊門二千里。瀋陽城北換柴車，柴車換得無人使。坡陀木石相支撐，谷口泥淖多呀坑。日日輾摧與輟折，翻雲覆雨如人情。人情翻覆烏可識，出門步步行荆棘。涕淚沾巾向北風，但見庭闈死亦得。

孤山道中

小夾河邊白日寒，大孤山下路漫漫。波羅葉落雲還黑，塔子頭燒雪未乾。渴向禮牆分乳酪，饑隨獵馬割

麝肝。中原生長何曾慣，處處傷心掩淚看。

次衣兒門

高岡背大道，絕壁面東偏。一溪何曲折，冰下鳴涓涓。上有古今樹，俯仰凌蒼烟。下有嶙峋石，錯落橫沙邊。塞門多莽莽，獨此堪留連。造物若無意，兔奔胡為穿。因茲念長夏，百鳥鳴其巔。容葉影交覆，疎花開欲然。其踞亦雙腳，科頭手一編。人跡且莫到，安得世務牽。管寧既未知，康樂亦寡緣。我獨領其要，請為來者傳。

捉人行

烏臘城頭鼓聲絕。烏臘城下征車發。藍旗堆裏曉捉人。縛向旃牆不得脫。君莫怪從來醉尉不可撻。霸陵夜夜無人行。射虎將軍且不放。何況區區萬里一書生。

混同江

浩浩此江流。萬古爭日夜。我來獨非時。但見寒光射。雪埋高岸頭。沙漲層冰下。頓轡駕馬奔。杖策車輪過。

自昔戒垂堂。況復騎衡坐。來者縱莫欺。履薄還愁破。東行出塞垣。百川此爲大。千山更臨江。崩奔爭一罅。虎踞與龍蟠。形勢良非假。莫漫數金陵。渤海亦其亞。宿尼什哈站

水經玄菟黑。山過混同青。漫道無城郭。相看有驛亭。

糠燈

以米糠黏麻摺燃之名曰糠燈

勞夢寐。麥飯慰飄零。明發騎鞞

馬蕭蕭逐使星。

時與驛使同行

納木窩稽

跋涉過混同，所歷已奇峭。結束入窩稽，一望更深奧。
樹密風怒號，崖崩石奔跳。陰霾不可開，白日安能照。
古雪塞危途，哀湍喧壞道。更無人跡過，惟聞山鬼嘯。
車驅苦險澀，換馬欲前導。霜蹄偶一蹶，流血沾烏帽。
魂魄已莫收，童僕徒慰勞。死亦分所當，生豈人所料。
但苦歷窮荒，庭闈終未到。

自拉發至退屯

窮髮誰憐萬里身，蕭蕭盡日逐車塵。山過拉發多松

栝，路到窩稽有鬼神。日暮風生聞嘯虎，天寒積雪少
行人。淒涼不敢回頭望，恐爲鄉關淚滿巾。

色齊窩稽

納木五十里，頗極登頓苦。色齊林更深，未入心已阻。
豺狼逐我馳，山雞向我舞。谷口咆熊羆，松根竄貂鼠。
雲橫道不通，霧黑眼若瞽。幸有鑿山人，乃見天一縷。
架木度層岡，歇鞏藉茅土。纔看日色暝，不覺夜已午。
自衛憑野燒，畏懼不敢語。俄頃雪滿衣，一一沾徒旅。

五寒手足僵。駁瘡從此數。釜鬻莫爲炊。調饑腹空鼓。
凍餒雖切膚。達曙力可努。但得脫窩穢。烏道吾所取。

宿賀莫索落山中

日落萬峯西。荒荒路欲迷。依然成露宿。何必過前溪。
野火憑風力。孤羣仗馬嘶。窮山雞犬絕。莫聽五更啼。

德林石

四壁圍德林。廿里平若掌。鐵色蝕土花。陶鑄一何廣。
變態極千端。寒光凌萬象。玲瓏有鬼工。登頓騰異響。

洞壑積層冰。草木猶能長。不因車馬遲。何由獨欣賞。

沙闌

我行一月餘。踏雪亦多薄。今朝過沙闌。羣山如玉琢。
天時縱不同。地氣或冰昨。僅乃隔一峯。胡爲異南朔。
素影動乾坤。寒光射寥廓。白日慘無輝。北風淒更惡。
頓轡狡兔驚。揚鞭野雞落。念彼多傷弓。謂我能獵較。
盡日逐平岡。吞羶亦可嚼。四顧勿復悲。中原無此樂。

至寧古塔

望望吉林峯白雲繞其下。登頓及今朝亦得依親舍。
父母驟相逢。注視還相訝。別時髮覆眉。胡乃成老大。
鄰舍爭慰勞。應接苦不暇。姓氏未及知。空言聊相借。
日暮細挑燈。恍若夢中夜。喜極乃更悲。不覺淚如瀉。
又
上書不得達。生男亦胡爲。四十乃一來。對人良可嗤。
戲綵學老子。挽鬚愧小兒。西山日已薄。鄉國歸何時。
歎息謂季弟。爾獨無分離。承歡廿八載。樂亦安能知。

次韻酬周長卿

黑水城邊問老親。坐中誰是故鄉人。遼東俎豆今王
烈。江左風流舊伯仁。說到家山空想像。吟成詩句最
清真。平生多難傷懷抱。不道逢君更愴神。

又

省覲今朝塞北來。知心漫許出羣才。老親未得歸三
浙。小子空慚賦七哀。故國衣冠雖不改。邊門鼓角定
相催。何當日下金雞赦。作伴同行過誓臺。

贈李召林侍御

埋輪都下問豺狼。慟哭何時過樂浪。絕塞人猶憐子慶。中原誰不重張綱。糠燈舊夢依青瑣。雪窖新詩滿皁囊。宣室他年君自到。漫將濁酒注糟牀。侍御頗縱於酒

又

鐵面真能裂白麻。避人諫草世猶誇。天南恨未瞻雙戟。漠北誰知共一家。板屋醉時驚巖築。旃牆雪夜聽琵琶。趨庭今日兼陪從。好認青門五色瓜。侍御善種瓜

次韻答吳子有明府

明府楚人

蕭蕭白髮舊爲郎。大邑曾誇墨綬長。一自門裁彭澤柳。更無人識令公香。十年俎豆存遼海。萬里烟波夢岳陽。莫怨飄零揮涕淚。管寧襦袴本尋常。

贈吳英人使君

短髮今朝塞上翁。當年治行是吳公。三邊冰雪春愁裏。六詔風烟午夢中。皁帽本因時序易。布裙不爲道途窮。挹婁城畔談經典。化俗知君術素工。

隨家大人過淨公吉林蘭若

淨公浙人

南極開初地。西方變吉林。山圍祇樹密。江到寺門深。
雪白支公馬。沙黃長者金。冰崖仙梵響。土室雨花侵。
學禮陪游從。聞香度碧岑。贊公甘放逐。惠遠愛招尋。
茶碗忘天目。清談見道心。金篋如不惜。敢復歎升沈。

至日

今年學禮過庭闈。此日相看靜掩扉。風俗窮荒何處
好。飄零盡室幾時歸。曾無梅蘂春前放。漫說葭灰夜
半飛。片片冰花堆雪窖。還添弱線補寒衣。

己巳除夕

除夕年年血淚流。今年今夕亦何求。老親縱未邀
恩赦。絕域猶堪舞敝裘。茅屋桃符仍舊俗。瓦盆麥酒
是新筍。歡呼不覺陶然醉。忘卻家鄉萬里愁。

人日陪家大人周長卿過李召林侍御

絕塞逢人日。隨行過柏臺。可憐圍毳帳。猶自說蓬萊。
生菜盤中得。冰花勝裏開。故園何處是。醉後更啣杯。

寧古塔雜詩

石礮圍平野。河流抱淺沙。土城惟半壁。茅屋有千家。
泣月天邊雁。悲風塞上笳。老親忠信在。不減住中華。

二

北行猶有塞。東去更無邊。校尉乘虛帳。阿機欲受廛。
馬閒秋草後。人醉晚風前。莽勢空齊曲。逍遙二十年。

三

黑水新城近。黃龍舊府遙。寧古塔唐時為黑水府家傳肅慎矢。

虎兒哈河濱時得楛矢人多寶之人煖挹婁貂。殘雪埋松塔。松子薈人呼為

塔。微風變柳條。春明二三月也。復種青苗。

四

遼金曾建號。唐宋亦經過。舊蹟殘碑少。荒城蔓草多。
三韓迷姓氏。五國失山河。絕域無文獻。蒼茫發浩歌。

五

化城開石壁。燈火出林微。不見乘杯渡。還看卓錫歸。
閒雲埋土室。古佛釣漁磯。佛像為阿機釣者所得怪底經行處。

天花片片飛

六

城郭沙闌口荒荒草木秋地連三萬衛名是五雲樓

五雲樓在金上京城督井填銀甕春耕響玉鉤千年餘王氣今

日未全收

七

山川盤地軸草木亦多宜舊塞黃榆樹官山紫樺皮

桃花水似錦桃花水果名香蓼菜如絲誰道窮邊外年年

春到遲

八

土產參為最今時貢帝京營州非舊種上黨亦空

名碧葉翻風動紅根照眼明最佳者人形品絕貴聞

說可長生

九

更有諸珍異寧隨草木枯淺沙埋赤玉老蚌出東珠

稗子貧家少稗子在山兒名到處無怪來水土變今

日此陪都

十

八月松花凍家家打角鷹山邊張密網樹底繫長繩
攔虎金眸疾屠龍玉爪能攔虎屠龍皆鷹號海青如便得萬里會騫騰

十一

笑語鄉音雜衣冠上下同十年乘保障一半是王公
辛苦頭多白沙塵眼易紅莫因遷閭左錯比五陵東

十二

□□□□□□□□□□□□□□□□
□□□□□□□□□□□□□□□□

十三

三十年前事兒童見者稀天寒曳護臘革履名地凍著

麻衣貴人乃絮麻衣禦寒雪積扒犁出雪中運木之車曰扒犁燈殘獵馬

歸只今風俗變一一比皇畿

十四

遲日爭游宴。豪家直一金。不嫌几席少。偏愛酒杯深。
風俗誇盧橘。人情厭海參。渾忘絕塞苦。醉裏卽狂吟。

十五

年少新豐客。翩翩亦自豪。圍碁羣賭墅。葉子日分曹。
果下高麗馬。腰間大食刀。可憐編卒伍。萬里駕風濤。

流人子弟盡
充愛渾水手

十六

都護屯兵處。傳聞驛幾重。沙邊鉏白草。雪裏試青龍。

名船魚海何時到。狼居自古封。誰云枯萬骨。王祭肯全
供。

十七

俗亦厭貧賤。不復重冠裳。販鬻皆程鄭。生涯半彥方。
參貂口外得。牛馬谷中量。翻怪中原弱。窮愁徧八荒。

十八

聞說羈縻國。西來絕可憐。冰天魚作服。陸地狗行船。
黑斤飛呀喀皆以
船任載以狗駕轆披髮環穿鼻。文身耳壓肩。由來桑

梓地不是信張騫

十九

少主和親慣乘輿出塞門如何經故土亦是嫁烏孫
雕屋三春雪糠燈萬里魂琵琶彈絕調夜夜泣黃昏

二十

稱藩雖漸廣文字尚無憑近塞能書木

削木書之臨名曰牌子

江但結繩

隨事大小結繩於腰

冠裳今亦改風俗舊相仍歲歲

愁衣食春來早鑿冰

上元曲

誰道今宵是上元城頭畫角不聞喧相看獨有天邊
月萬里迢迢照塞門

二

阜帽蒙頭犯朔風醉中踏月過城東無端獵火原頭
燒錯認龍燈挂碧空

三

夜半村姑著綺羅嘈嘈社鼓唱秧歌漢家裝束邊關

少幾隊口兒簇擁過

四

剪紙為燈號牡丹，西關爆竹似長安。誰家年少黃金勒，醉裏垂鞭處處看。

五

銷金羅帕粉花香，蟒幅齊肩錦繡裝。百病年年行走慣，阿誰打滾到沙場。

附魏雪竇傳楊賓時髮堂集卷三

魏耕字雪竇浙之慈谿人其父魏公攜耕教授烏程
潘氏久之歸病歿耕年尚幼貧不能得食學縫衣於
杭州潘見而載歸教之讀書崇禎間入烏程縣學為
縣令李其所識凌湖富人林某有女才美未字而某
以事繫獄行千金請託李曰若識魏耕耶能以女妻
之千金為盜贈則釋之矣於是耕則為林氏壻鼎革
後披髮為僧裝束往江湖間以詩名方是時同邑李
廉張煌言聚兵海上與鄭氏為聲援耕亦自負相交
通又與先子及湖州錢瞻伯錢續曾潘廷聰山陰祁
班孫輩為氣節交酒酣耳熱對座客大言無少顧忌
暇則作為詩歌大書屋壁若釋子宮指斥當路又自
占頭銜相標梅或羣聚而哭駭其閭里閭里之人多
怪之然有志者則益加敬焉江陰僧孔元章本無賴
子每假氣節取人財遇耕西湖一言授耕耕告以意
所欲為元章索三百金為延攬計耕曰余安得此然

續曾廷聰輩皆富於貲可取而得也既於曹侍郎落
所聞其偽悔之而元章索之急至相詬詈耕怒批其
類元章輒詐為耕札抵續曾廷聰索銀續曾覺其詐
命奴捷之廷聰則以屬吏責而逐焉元章乃發忿蓄
髮變衣別之鎮江將軍告密壬寅歲事下浙江將軍
柯彩逮治耕時客班孫寓山間之夜適所司率兵追
至台州及班孫亦遠宦古塔仁和顧豹文屬所親收
而先子及班孫亦遠宦古塔仁和顧豹文屬所親收
其屍同林合葬西湖瑪瑙寺後以石表之曰白衣山
人夫妻之墓□□歲錢塘項溶遷葬靈隱山後之大
桐塢子某沒入官為異奇滿洲奴歲癸酉贖還不知
所在女一嫁仁和孫宇台之子某守其一硯硯背有
耕像初耕與錢瞻伯選令詩粹而附己詩於後難作
版燬多不傳甲子乙丑間山陰周某哀耕與會稽錢
大霍詩合為一刻而變其姓為梁耕梁耕者魏耕也
大瓢山人曰雪竇先生與先子同難而未識其面後

雖見其所為樂府又不知其少時事竊常恨之歲辛
卯遇烏程鄭莖畦始得其略而錢塘項霜田又告其
埋骨之地故取而次第之若此昔謝疊山當宗之亡
也賣卜建陽縣之驛橋以自匿其迹其命聘書詞甚
遜自稱為大元之游民而卒不免於死况如先生者
其能免乎雖然先生與壘山並傳矣
雪竇山人墳版文全祖望結埼亭集卷八
雪竇山人魏耕者原名麟字楚白甲甲後改名又別
名甦慈谿人也世胄顧少失業學為衣工于荅上然
能讀書有富家奇其才客之尋以贊壻居焉因成諸
生國亡棄去先生所交皆當世賢豪義俠志圖大事
與於荅上起兵之役事敗亡命走江湖妻子滿獄弗
恤也久之奉事解乃與歸必錢續曾居荅谿閑戶為詩
酷嗜李洪奉長洲陳三島尤心契之東歸遊會稽有
張近道者好黃老管商之術以王霸自命見詩人則
唾之曰雕蟲之徒也而其里人朱士稚與先生論詩

極傾倒近道見之亦輒痛罵不置然三人者交相得
因此并交續曾三島稱莫逆先生又因此與祁忠敏
公于理孫班孫先弟善得盡讀淡生堂藏書詩曰益
工然先生於酒色有沈癖一日之閒非酒不甘非妓
不寢禮法之士深惡之惟祁氏兄弟竭力資給之每
先生至輒為置酒呼妓而朱張數子左右之久之先
生又遣歿士致書延平謂海道甚易南風三日可直
抵京口已亥延平如其言策下金陵已而退軍先生
復遮道留張尚書請入焦湖以圖再舉不克是役也
江南半壁震動既而聞其謀出於先生於是邏者益
急續曾以兼金賄吏得稍解癸卯有孔孟文者從延
平軍來有所求於續曾不饜并怨先生以其蠟書首
之先生方館於祁氏邏者猝至被執至錢塘與續曾
俱不屈以歿妻子盡沒班孫亦以是遣戍初諸子之
破產結客也士稚首以是傾家近道救之得出獄而
近道竟以此渡江遇盜而歿已亥之役三島亦以憂

憤而歿真所謂白首同歸者矣嗚呼諸子豈負不世
之志而遭逢喪亂相繼以不良歿則百六之厄也先
生既歿山陰李達楊遜經營其喪甚力亦以是遣戍
而錢塘孫治卒購得先生骨葬之南屏其後改葬於
靈隱石人峯下改題曰長白山人之墓鄞人墓在湖
上者楊職方文琮同以是年歿而次年張尚書蒼水
亦葬焉時呼曰三忠之墓先生之居於蒼上為晉時
二沈高士故山故有息賢堂因名其集曰息賢堂集
自言其前身乃劉公幹也粵人□□不可一世獨
心折先生之詩嘗曰平生梁雪實是我最知音一自
斯人歿三年不鼓琴是矣□□蓋嘗再滋先生寓鄞
其風格頗相近云楊職方之墓在孤山

附仲弟楚書家傳楊賓時髮堂集卷三

楚書名寶安城府君次子也生五歲府君同范孺人成
 宣古塔送賓依村父九有公觀歸山陰方是時府君孺人在塞
 卒又送賓扶九有公觀歸山陰方是時府君孺人在塞
 外九有公新亡薛澍人寡食弗能給賓窮窘莫知所為
 謀諸族子璋及後菴居行先得升米束薪梳筋二奎一
 乃和泥為竈賓淘米寶炊薪濕勿肯燃烟恒眯其眼淚
 淫淫下及飯糗僅不可食又無齋乞鹽少許相對就咽
 之如是以為常未幾薛澍人命賓索通杭州寶不能獨
 炊就食行先所明羊賓教授里中寶送學為父不成棄
 去明年學為圃不成又棄去明年送賓依蘇州張嗣位
 使之學錢穀又不成乃入福建送總督尚書姚公啓聖
 軍興諸滿人處稍稍習其語若書寶為人偉岸長七尺
 鬚上出戰張性孝而迂其在福建也年已二十許忽自
 念曰吾父母安在而暇送軍為即日辭啓聖行時賓將
 客肥城乃相送至肥做裝出塞省先府君范太君於宣

古塔居久之益習滿書明年府君命其持參劄至京師
有所圖不就叩闕訟府君冤遭黃衣人鞭踢幾斃而名
動京師實任俠冠裘馬見人輒與之人有急不問可
否必傾身相救以是京師人爭趨焉賓婦朱田之兄仁
及及妻相繼歿玉田其子緯為人樵蘇賓自往求得之
抱馬上歸賓婦言於其父朱公以其季女字之後二年
召之婿乃泛江南海關工部員外郎常壽遷蘇州己巳
春天子初巡浙江寶叩闕於望亭願以身代戍天子
子駐龍舟自啓牖問曰爾父何坐對曰坐叛紫天子
即闔牖龍舟去如飛寶追之為緹騎所捷而止明日至
蘇州織履攜又同賓訟之天子見寶識其面不顧而
去未幾負海關帑為壽所持狼狽會壽使西域乃免明
年入京師府君年七十賓遣之出塞刻期為壽其行也
與侍御李公棠偕棠至潘陽病寶藥之數日乃愈不能
騎為之買車五日乃得又寔古塔盧礮手載其孥還無
孺訴於寶寶攜之行至柳條邊驗綿不合邊吏阻之寶

單騎返潘陽呼所善滿人與邊吏語乃得行及至寔古
塔失期府君怒不令入鎮將為之清再三乃得見及府
君卒扶觀還則又攜流人某官奴婢某某等十七人骨
之已葬者數十具入塞過玉田視其婦之舅金某於缸
橋而某子鬻玉田旗人為奴方悲思寶貸客金友走百
餘里強贖而歸之其生平類如此賓既葬府君食指眾
寶不自安思經營以相助偕其友走四方日蓋因賓乃
令以滿文教授翰林之習滿文者爭從之游先是寶滋
軍福建以功得左都督告身初甚喜既而求仕不得又
日與公卿大夫羣居則又恥之禮部尚書韓公英曰君
非武人也胡不以文事進則又輸粟入辟雍更名寶字
曰楚萍而又不欲為制舉之文以是卒忽忽無所就辛
巳冬范孺人八十歸捧觴遂不復遠出丁亥六月二十
八日以疾卒年五十一原配朱氏生二子瑋珩瑋瑒再
娶馬氏所著有滿文類書若干卷詩一卷

祁奕喜名班孫山陰人前南直隸巡撫中丞廓佳之孝
子也廓佳既歿國難舉宗不應試而班孫穎悟絕倫乃
肆力為詩古文辭通禪好結客所居西有園曰寓山山
下有池廓佳衣冠自沈處也其弟復有亭館臺榭花木
竹石之觀客之故衣冠者多集此班孫為人白面黃鬚
英爽豪俊而舉止飄忽醉或罵其座人以故鄉鄰多畏
而遠之而氣味投合者則因結而不解慈谿魏耕以詩
名於時為兵部侍郎張煌言結客浙東西班孫每留之
寓山或徑年不去而先府君亦時過寓山與耕語當是
時煌言與鄭成功雖自南都敗還而桂王尚在滇浙東
名士皆水田衣荷葉中或纏帽綴玉瓶若蜜結於翁曳
朱履競以氣節相尚無所顧忌而秀水吳祖錫則奉永
歷耕則主煌言皆陰結客而蕭山李甲歸安錢續曾與
班孫皆祖錫耕之所主也
西湖自言從煌言所未有所需耕許之既而覺其妄批

其類而耕所交元章多知之於是元章偽為耕書抵續
曾續又毆之元章遂之鎮海將軍告變捕續曾等初續
曾疎屬錢應魁據太湖為亂先仲父九有公權太湖營
游擊窮治應魁黨將及續曾續曾恐索耕札求救府君
府君為之言乃免而還報續曾至是難作府君歸夜過
寓山告耕耕適班孫見收而府君與李甲則以續曾書
連坐獄成班孫甲府君皆成盜古塔居三年班孫賂其
守將脫身去至蘇州席邱大會賓客一月乃歸明年事
聞逮捕班孫下髮蘇州堯峯為僧號曰咒林明年說法
常州馬鞍山家信至不發對眾焚之遣其奴歸曰嗣後
不須來矣班孫喜談議儒釋家書莫不通尤善言革代
事至乙酉丙戌間輒掩面歎歔而不能止常人多疑其
為故大臣而不知其前中丞子也歲癸丑十一月十日沐
浴如跌而逝年三十九無子所著有東書堂集行世
李兼汝名甲蕭山諸生也好結客蕭山為紹興門戶四
方賓客過其地雖深夜叩門無勿留者有緩急必傾身

為之不計利害以是浙東西名士以恢復為言者甲莫
不識之壬寅春耕績曾難作績曾遺其妻書以多子屬
府君及甲書為邏者所得下獄獄成耕績曾皆死甲攜
其妻同府君班孫徙宦古塔甲負氣又老不能自活依
府君以活久之妻又死思歸日夜泣是時守將以班孫
遁故出入必稽不敢行明年甲益不欲生府君患之乃
以大獲覆牛車而匿甲獲中令僕御以出而親送之至
楊子河甲乃行然不敢歸其家暮叩祖錫門不遇遇祖
錫仲子獲獲匿之蘇州光福山壬子秋其子日焜日耀
舉於鄉乃歸至杭州歿子三伯仲日焜日耀也季曰日
煜又三年班孫乃歿
大瓢山人曰兩先生同里同志同結客同難同出塞先
後同歸同匿於吳又同卒於外自始至終多同者故同
為一傳若祁先生出塞年二十七而李先生已五十祁
先生佞佛而李先生寤浮屠李先生有子三而祁先
生無子此皆其所不同者也而余則著其同者而已